

晉冀魯豫邊區

文藝創作小叢書之廿二

誤會

劉寶榮等 著



華北新華書店發行



區邊豫魯冀晉
二廿之書叢小作創藝文

會 誤

著 等 榮 實 劉

行發店書學新中華



誤會

石叢魯豫邊區
文藝小叢書之廿二

著者：劉寶榮等

編輯者：東北新書局編輯部

出版者：東北新書局

發行者：東北新書局

一九四七年七月出版

目錄

孤軍	秀圃(一)
誰戰勝誰	呂溇(一六)
叮嚀家山	鄭篤(三三)
丁秋	小溪(四二)
一箭人敵 一連人槍	羅君用(四九)
誤會	寶榮(五四)
傷腦筋	吳也(六六)
傷員轉運站風景線	曹辰方等(八九)

孤軍

秀圃

一連還沒有全部登上城，梯子就給壓斷了，這時天已發亮，敵人以居高臨下的嚴密火力射擊，使後續部隊無法再架梯登城。這就使得一連在城上處於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張連長他知道：現在要佔住腳跟，不然就會被敵人全部消滅；所以他們就猛攻一座廟。沒有遇到很大的抵抗就將廟佔了。

這時每個人仍是焦急的等待着後續登城部隊。

東面的槍聲開始是很緊密的，現在漸漸稀落，直至聽不到了。這個情況的變化，使得大家不得不做這樣的推測：

『聽着鬆了，恐怕部隊沒有上得城吧。』

『不怕！已經進城了，正在往縱深發展呢。』一排長這樣說，大家也這樣相信，所以又提高信心等待情況的發展；可是很久很久沒有動靜，大家又疑惑起來：『部隊要進了城，為什麼沒有動靜呢？敵人退了嗎？不像，東城牆上不是還放冷槍嗎？』

這都是可疑的徵候，但是大家都不願往不好的地方想。

最後終於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了，後總部就是沒登上城，而且可以看出敵人正在組織兵力準備吞食這支孤軍——第一連。

城內有兩千敵人，而我們却是一團連呀！

這種情況使誰也不敢做僥倖無事的想法。一排長却向大家保證的一樣說：

「同志們！只要有骨頭，敵人怎麼不了我們。」

但是這還不能消除大家的不安。很多人不約而同的把眼睛放在連長身上。

跟連長的臉色這時候像一塊鐵板。他手裏握着一槍，擰上槍口。不管他走到哪地方，兩旁人們都在盯着他。意思是說：「連長！怎麼辦呀？」大家都是等着聽連長一句話。大家急燥的快忍耐不住了。而連長呢，只是在各處槍眼裏往外望一望就走，還是一言不發。但是戰士們卻在他那緊張的臉色上推出了一個暗示：「危險呀，這回算完了！」

李小牛是個特殊的活潑人物，就是在打衝鋒的時候，他也忘不了嘻嘻遊戲。他縮起同伴們擠眉弄眼的在咕噥些什麼。他見到那邊的老劉——機槍班長，依着牆，仰着頭，張着個大嘴正睡呢，就擰着了脚步走過去，扯一個小土塊塞進他嘴裏，老劉被弄醒了。

「呸！」老劉邊吐邊罵：「誰討你媽的厭！」

小牛在一旁哈哈的笑起來。

在這樣的時候，這種笑聲給許多人增加了不快，於是就有人你一言我一語的罵起來。

「滾開點！啥時候也搗蛋！」

「噫！看嚇的你那個鳥樣子。」停了一下，又忿忿的添了一句，「葵種！」

「你罵誰葵種？」

連長遠遠的見這面吵嚷起來，就喊了句：

「吵什麼？小牛你亂跑什麼？」

小牛牛覺着很沒趣，就搖頭幌腦的走了，但嘴裏仍在咕囔着：「嘿！怕死鬼！」

x

x

x

連長把班排長們召集在正廳裏，對大家說：

「……我們不能再指望城外的部隊了。如果能登城，早就上來了，決不能把我們一個連放在城內不管。現在，我們也沒法再退到城外去，離開這座廟，就會被敵人完全消滅……」

大家一聲不響，都聚精會神的聽連長的每一句話。

「大家說怎麼辦呢？」連長反問了。

「怎麼辦？屎運到屁股門上了，還說說怎麼辦？那還拚吧！」

「敵人的槍口對着咱腦袋上了，不幹怎麼辦？」

連長總結了大家的意見，說：「對！當時也就拚吧！平時咱們都會呱呱的說得怪

好聽，革命長，革命短，今天就要露一露革命的骨頭了。」

會就這樣的結束了。「拚呀！今天要露出革命的骨頭來呀！」這很快的成了全連每個同志的決心。同志們爲這個決心激動着。每人都估計到自己會在今天犧牲。於是沒有經過任何人的號召，就齊自把身上的東西掏了出來。重要的找地方埋了，其他的集到一起燒了。

「燒呀！燒呀！不能叫敵人得任何便宜！」

同志們嚴肅的神色像在作隆重的宣誓典禮一樣，看着上升的火焰，看着燃燒着的東西。

大家的心是蹦蹦實實的了，只是等待着戰鬥，焦心的等待着戰鬥。

這時的敵人呢，看不出有什麼動靜了。全城死一樣的沉寂。這沉寂壓着每個人的心，思忖着敵人這時不知在搞甚麼鬼，太陽也像釘着不動的一樣，看了幾次，還是在那個地方。

「快打吧！真熬死人了！」有人就發出了這暴躁的聲音。

連長仍是走來走去。同志們望到他鐵板一樣的脸，就像是又聽見了那句話：「今天就要露一露革命的骨頭！」他們從他臉上看出堅定的表情，他們看着他像一根搖撼不動的鐵柱子，使每人增加了不少的勇氣和力量。

但是，沒有人知道連長這時也有着些微的不安。是害怕嗎？是有放不下的事情麼？他不確切的知道，但總像有些甚麼在擾亂着他似的。他無目的的走過來走過去。他走到

了直曬院。那三排長帶着八、九個守着這座院子。他走進東角上的房子裏，暗保和吳孩兩個人守在這裏，一個人守着一個槍眼，謹慎的監視着外面，他心想：

『連連三間房子，時常個新戰士還能守住住？』

連長走過去說：『吳保！你倆害怕不害怕？』

『不怕。』兩人笑了笑，態度是那樣的天真自然。

『能守得住這個地方嗎？』連長又問。

『連長！你放心吧！死不了就去不了這間房子！』

連長被這兩句話感動得不知該說什麼好了，只是凝切的望着他倆笑笑。

吳孩接着又說：『我在家常民兵教了，打仗時就沒有怯過頭。我自己是個黨員，

危險的時候自己先領了，那一百輩子也拿不脫命』……

『黨員，……革命，……危險的時候……』這些空閒，連連說說強強着他的心。他

不知道吳孩又繼續說了些什麼。在他的腦子裏閃爍着『黨員，革命，危險的時候……』

『這些字的光輝。他轉身跨着了那堆火的旁邊，他自己的空想……』他記起一起埋在

了火裏，隨後又取了根紙烟用力的吸着，他的心漸漸平靜下來了。……

……

天將正午的時候，敵人向西面……

廟院牆有一人多高，牆外七十來米遠，就是一道已經塌了的外壕。外壕再往西，就是民房。張連長已經估計到敵人會在這方面集中優勢的兵力進攻；因為這是一面便於進攻的地帶。所以張連長同樣的將主力放在了這裏。

敵人集中了很多自動的武器，戰鬥一開始，就備準着廟院的每個槍眼，猛烈的射擊，一連只有在開始戰鬥的兩三秒鐘內能打出子彈。以後敵人的子彈就像狂風中的飛沙一樣，不斷的噴進槍眼來。這時別說是瞄準射擊了，就是把槍伸出槍眼都是困難的，戰士們又有些慌亂了。

『沉住氣？不用打槍！準備好手榴彈！』連長這樣的命令着。

機槍班長老劉提着機槍，這裏跑跑，那裏看看。但是槍眼都被敵人的火力緊緊封住，伸不出槍去。

有一條交通壕，可以通到廟牆外，離牆十來米遠有一個烏龜壳子（註），老劉好容易把挺機槍移動到這裏。敵人這時已經運動到了外壕，老劉的機槍瞄準着敵人的衝鋒鎗路。他盡量的放輕了呼吸，但是越用力，呼吸却越短促，槍口總是微微的有些顫動。敵人開始噓叫着衝上來了。

老劉用力扣着搬機，和左面的一挺機槍，交叉着向敵人掃去。裏面的手榴彈也接連的打出來。敵人反回頭就跑，但過不多時，又二次、三次的衝了上來，每次都是衝上三十來米達左右就被打回去。火藥的烟霧與被炸彈翻起的塵土，籠罩了半個廟院。烟塵下

躺着敵人遺棄的屍身。

老劉和他的預備射手王福貴，正急忙壓子彈換梭子的時候，敵人又衝了上來。他緊着又把槍放在了射擊位置上，但是還沒來得及瞄準射擊，連續的迫擊砲彈打了過來。烏龜壳被炸塌了，連人帶槍埋在了土裏，兩個人從土裏爬出來，迷迷糊糊的摸摸身上，沒有血，心想，『還好，沒有掛彩！』又急忙從土裏翻出槍來，可是不能打了，槍膛裏塞滿了土。

『真他媽的見鬼！』老劉急的發燥，滿頭豆粒大的汗珠。他爬在被轟毀的工事裏修理槍，忘了提防敵人向這裏射擊，略一直身，一顆子彈打中他的右脅，王福貴上前抱住他：

『班長！怎麼樣？』

『不用管我！快弄好槍，打！』

王福貴把機槍弄好，又開始射擊。這挺機槍成了敵人的攔路虎，使敵人進退兩難。迫擊砲彈一顆又一顆的落在工事的周圍，陣地將要被轟平，實在無法堅持了：

『班長，咱退吧！』

他把槍掛在脖子裏去背班長。背不走就拉，但是交通壕被轟平了，沒法拖着彩號下來，拖了幾次都沒拖回來。怎麼辦呢？他心中慌亂了。裏面連長給他不斷下命令：

『王福貴，趕快退回來！』

這該怎麼辦呢？老劉的彩是很重的，這時已經是奄奄一息了，他很平靜，好像『對他不算什麼一回事。他兩眼親熱的望着王福貴說：『同志，我不行了，你快退吧！』

裏面又在喊：『王福貴，敵人上來了，快退！』

老劉拚着最後的力氣說：『王福貴！好同志，快退吧！』

子彈是疾風樣的號叫着，王福貴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退了回來的。

廟周圍都響起槍來，敵人在四面進攻着。一會傳二排長犧牲了，一會傳方三錯掛彩了，一會傳敵人重新在那面進攻了，這些報告不斷的傳進連長的耳朵裏。他在這裏看着，那裏看着，那裏戰鬥激烈他就到那裏去。

戰鬥越是激烈，同志們的勇氣越是增漲。投彈手郭明和賈三元爬到了房頂上投彈。三元說：『咱喊「一二」一齊投。』

於是二人就像作遊戲一樣『一、二』轟隆，『一、二』轟隆。炸彈的每次衝上來的敵人爆裂着。

敵人發現了這一可怕的目標，重機槍打來了，迫擊炮也打來了，一顆顆彈就是個窟窿。他二人轉移了幾次位置，而敵人的子彈總是跟着他們，一顆個彈落在三元身旁，房樑被炸斷，他的腿也被炸傷了。三元隨着斷樑跌下地來，滿身是血的衛生員正要往起背他，但是他却用力的在掙扎，他拒絕退下去，連長跑到他身邊說：

『三元！好同志，你掛彩了；快下去吧！』

『三元的眼裏冒着憤怒的火焰，緊着連長；』

『連長！我還沒有完成任務呢，我不下去！』

『同志！你掛彩了，還能坐上担架打仗麼？』

衛兵員剛把三元安置到後邊，忽然有幾個同志喊：

『火！』

烟雲騰騰的直院起火了，七班也跑了出來；

『報告連長，二百多敵人向我們那邊又進攻了，打得很兇！』

連長一時氣憤起來：『敵人上來就不能打嗎？死人！』他喊着就向敵軍衝去。

院裏已罩滿了烟，那兩個新戰士守的那間房子已經噴吐着熊熊的火焰，火焰奔向廟

院的上空。

原來當西打打得正激烈的時候，這面敵人就開始進攻了，他們以大部的兵力牽住了

三排的主力，另一部份敵人爲了佔住腳跟，就狠命的進攻這間房子。

喚保和黑孩兩個新戰士，那裏經過這樣激烈的戰鬥呢？猛烈的炮火，把耳朶都震得

了，但兩排仍圍圍着血紅的眼睛，堅持着戰鬥。

排長帶着半個班來增援，喚保和黑孩，他一上來就被打倒了，那五六個戰士好不容易

才把黑孩、喚保搶救了出來。

連長跑到東院，又指揮着把敵人打下去，那間着了火的房子，我們退了，敵人也不能佔領。敵人在房子的南面挖槍眼，作工事；三排則在房子北面挖槍眼，作工事。雙方準備對這間房子的爭奪戰。

戰鬥暫時停止下來，大家就又注意起天上的太陽，這時它已轉到了西南角的方向。敵人怎麼不動了呢？再打一陣天就黑了。三排長這樣的說。

時間很久了，敵人仍然不動。戰士們都抱着槍閉着眼睛，在靜靜的養神。有的倚在牆跟睡了，大家的心境是出奇的安靜。這時他們腦子裏什麼都不想。反正敵人來了就打，不來就等着他。

連長是不能像戰士的那樣安靜的，他反復的思考着，估計着敵人可能有的陰謀。他依然在廟院裏走來走去。他忽然注意到這些戰士的睡相是各式各樣的：有的倚着牆仰頭朝天張着個大嘴打鼾，好像等天上有些什麼東西落到他嘴裏。有的是抱着槍把頭垂着，身體捲成了一團，前額幾乎挨着膝骨。睡的最舒適的要算是順牆跟躺的人槍抱在懷裏，枕上個磚，身軀自由的伸展着。……

戰鬥是休息了。敵人的陣地上和我們的陣地上，都是荒野一樣的沉寂。只是西風刷着廟內時立着的古松，颯颯作響。有時敵人打出兩聲冷槍，發出尖厲的聲音。

不知道是幾點鐘，大概是平時吃下午飯的時候，又開始戰鬥了。敵人增加了一門山砲。但幾門迫擊砲首先射擊。廟院的短牆有幾處是被轟塌了。死鬼光着臂膀，指揮官沒有拿手槍而是一根棍子，在後面驅打着：

『媽的屁，衝！』

前面的送死鬼們哀號着：『殺！』衝上來了。

一連這時子彈已經打光了，手榴彈每人也只是剩下了一兩顆，爲有效的使用彈藥，就集中起來，專叫投彈手投。

連長是很出色的投彈手，投得又遠又準。他站在一處被轟倒的半截牆後面。通訊員代他打開手榴彈蓋，他一手拉線一手不斷的投出去，他看着敵人被打的一片混亂的往回跑了。緊張與興奮的心情，使他感覺不出子彈正在左右呼嘯着。通訊員爲他擔心，幾次的拉他：

『連長！隱蔽些。』他仍然峙立在那裏。當他正投手榴彈，又阻擊了一次衝上來的敵人的時候，他被機槍子彈打倒了。他就用左手抓住了傷口，猛力坐了起來。他想坐着繼續戰鬥，但是一顆手榴彈沒有投出去，就又倒在地上，又掙扎了幾次，沒有坐起來，最後終於說：

『我不行了！』

連長掛彩了，彈藥打盡了。砲火仍在轟擊。所依障的廟牆打塌了，敵人仍然沒有停

止衝鋒。這些情況給戰士們帶來了一天戰鬥中沒有經過的恐慌。

「同志們！沉住氣呀，準備拚！」一排長像咆哮一樣的號召着。

這聲音是力量，給同志們增加了百倍的勇氣。每人睜着充滿血絲的眼，全身的力量集中在手上，緊握着槍，作衝擊拚刺的準備姿勢。

敵人上來了，只還有二十米遠了。一排長喊：

「奶媽！拚！」

同志們沒有喊殺聲，就撲了出去。前面的敵人沒來得及轉身，刺刀已經刺進肚子，有的嚇成了呆子，楞着不動；有的自己就倒在地下；聰明些的，是雙手舉着槍跪在地下：

「同志！我是被抓來的。」

一連的英雄們從敵人的屍體上踏過去，追呀！敵人是互相擁擠着，互相衝撞着，沒命的逃呀。

敵人的指揮官焦躁恐慌。他們想這股鐵流會衝倒陣地，死亡將同樣落到自己的頭上，於是向射手們下着命令：

「打呀！」

敵人對準這混亂的一片開始射擊了。

被追逐着潰退下來的敵人擊斷力竭的叫：

『別打呀！自己人……』

機關槍仍是拍拍的打着，多少敵人絕望的慘叫着倒在地上。

這一聲衝鋒，幾萬匹戰馬狂了，無數的馬奔了家。但馬奔到敵人的陣地，這團團院裏時，却得救一種興奮着吵嚷着。

很多人圍攏着，排長。他身上掛了彩，而仍然保持着飽滿的精神，他為勝利興奮得忘記了疼痛，他說：

『這一趟我戳倒狗日的三個：第一個……』

沒等他說完，別人插嘴了：

『敵人跑的快呀！刺不上身去。一個叫我在部員上刺了一刀，跑了。』又一個

說：

『你們看我這刺刀，刺第一個就弄彎了。以後我不用起槍托來……』

你一句，我一句，每人臉上閃耀着勝利的光輝。他們就像根本想不到面前還有敵人。他以為自己是一座被打的堡壘，再沒有什麼力量可以搖撼了。

敵人又喊叫起來了：

『繳槍吧！』

『八路軍要繳槍，中國早就亡了！』我們戰士回答。

『不繳槍用火燒！』

『有種的上來拚！』

敵人又是不聲不響了。

x

x

x

太陽將落的時候，東面響起槍聲。槍聲非常的猛烈，像一陣狂風捲去殘雲。我們的部隊又登城了。

大家不知如何表現自己的興奮，又鼓掌，又喊叫。

『好呀！……』

這樣一座大廟，幾乎被大家的騾亂鬧跑了，

李小牛爬到了房頂上喊着。

『八路軍萬歲！共產黨萬歲！……』

下面的人也跟着喊起來。

敵人不作抵抗了，紛紛向西南角退。

登城的一小部份隊伍，不去追擊敵人，分頭大聲的喊：

『一連同志在那裏？』

『在這裏！在這裏！』大家齊聲的連續的 answering。

登城的部隊順着聲音找向廟裏來了。

註：指暗礮堡

一九四六、五月於太岳

誰戰勝誰

呂梁

一 特等射手

——誰的槍準？

又一顆灰綠色的網盜向下一倒，一陣狂掃過河灘，對岸的槍聲消滅了。特等射手邊邊生接連打倒了第六個敵人的步兵。

敵軍的陣地，從前線到後方，在二百米遠外，像一條長蛇，拖曳着隊撤退。逐漸加高的土堆後邊，軍用鐵的木柱在閃動，敵人也是『特等射手』掩護着機槍手在拖掩體呢。

邊邊生圍着第七顆灰綠的頭顱，子彈發射出去了。

『呷』『呷』不知怎壓偏了一點，沒有打中敵人，敵人却同時壓歪了一槍。邊邊生打在邊邊生的面前，飛起一片塵土，邊邊生往後一仰，向坡下滾了下去，身下的小石頭也

跟着唰唰亂滾。

人看見那方特等射手消滅了，覺得正起來，灰濛濛的在土堆後面亂跳起來。

誰在那一個個打來土崗上邊，這生就勢流沙邊去了。他撞了個位，他撞了抹蓬蓬尖。仔仔細細的，就——

一槍，把那頭腦的腦髓打碎了。狂風裏，追擊號大聲起來。

二 捉迷藏

——誰的計巧？

武（鄉）東的敵人，吃了獨立營班長王品如好幾回虧，相盡計策要報復，都沒有弄成。這回，他們在要路口佈置了伏兵。叫一個偽軍趕上三十隻羊，引誘王品如來中計。

伏兵佈置在地堰後邊。地堰有房子那快高，下邊是河灘，河灘中間是大道。敵人算定王品如一定要來趕羊，只要他進到河灘裏，那就像兔兒落在陷穽，飛鳥入了網羅，槍一響，手忙腳亂，爬那崖也爬不上，彈窩得個羊子要不成，反倒送了命！

天上有一片烏雲遮住太陽，好像要陰天似的。

王品如一個班，突然發現了大路上偽軍趕着的羊羣，他們叫趕羊的『站住！』往常偽軍一見人多，應該叫得撒下羊趕快跑，或者呆住再不敢動，可是這個趕羊的偏偏有些

怪，趕上羊直往前竄。

王品如開槍了，子彈從河灘頂上噼噼飛過……

亂竄的羊，跌得河灘裏倒着子噍噍噉噉亂響。天上烏雲快遮住太陽了。追羊的人們却只是不下溝去。

——這才怪哩，難道他就知道這河灘下不得？

埋伏着的敵人忍不住了。『抓活的吧！』他們跳下河灘搶過溝來，爬上王品如這邊的地堰去追人。

人推過頭都跑了，但跑不遠，又回過頭打幾槍，像是還槍，又像是故意等着。追！

但是，討厭，你追他就跑，剛追過前邊山梁，偏又不見了人。敵人乾瞪着大眼，在山梁上亂放了一陣槍。

追不上人真敗興，回去收拾羊子吧，那知羊子已經白白當了禮物。敵人追得正起勁，王品如悄悄下到河灘裏，把三十隻羊一個不少，安安穩穩趕上回了營部。

天又晴明了，烏雲沒精打彩地散開，太陽在天上嘻嘻笑着。

三 「聯系聯系」

——誰沉着？

青年班長陳長恩，帶上九個人，在沁武路上便衣活動。

頭伏天，太陽晒得土乾路冒烟，腳底板發燙，十個人分做三三兩兩的在大路上走，撇下大藤子葉當蒲扇，嘴裏隨便亂哼亂唱，眼裏却留神觀察週圍的情況。

——要是碰上三兩個敵人，就活捉回去，多了就『轉灣』。

誰知剛轉過村子，迎面就碰上敵人三百多人的一支大隊，相離不過百十米遠，刺刀明晃晃閃亮，還有機槍——正準備就樹蔭休息。

有個同志呆住了。誰都明白，走攏去一定會找麻煩，互相使個眼色，

『跑吧？』

可是真要扭過頭往回跑，那才叫作狼狽，人落虎窩邊，誰跑不脫。

怎麼辦呢？敵人已經停止前進了。

『什麼的幹活？』陳長恩整地問。兩個老皇很神氣地把槍一端，刺刀在太陽裏一閃，朝他們作了個『預備放』。

『固衣（白營路上敵據點）的便衣的幹活！』陳長恩不慌不忙的大聲答了話，那九

個人也跟着站定了。——『你的過來幾個，聯系聯系！』他裝得滿像。

那邊，敵人沒有理他，放下揹包休息了，有的脫下帽子擦汗，有的解開衣服乘涼，有的在吃水池裏洗臉。一隻黃狗，在牆根下蹲着，吐出舌頭不住地喘氣。

陳長恩輕輕的說：

『沉住氣，給他兩個厲害吃！』

『沉住氣』這隻手榴彈想過去，敵人立刻亂成一片。你推我，我推你，往樹下，溝裏，水溝裏亂亂的。陳長恩的這隻手榴彈，向敵人的頭上擲去了。

『噠！』一聲響亮，敵人的手榴彈，也向我們這邊飛來了。『八個不要！』把敵人的手榴彈要追的。可是這個人跑到那沒影了。

四 捆

——誰願意？

一片山崗上，敵人的手榴彈，向我們這邊飛來了。『八個不要！』把敵人的手榴彈要追的。可是這個人跑到那沒影了。

敵兵已經走遠了，中健起一幫人遊擊在山崗上。

歸巢的鳥羣從山頂飛過，太陽快落西山，野風氣冷零地颯着，搜索的冷槍斷斷續續。

在響。

申雙起同志撕下一角衣襟裹住傷口，抬起被戰鬥的怒火燒紅了的眼睛，望了望遠處的山崗，就向旁邊旁近的一所小屋走去。

踏進陰黯潮濕的小屋，一隻長尾巴的老鼠餓得走不動，見有人來，懶洋洋的鑽進坑洞，申雙起輕輕罵了一句，把槍藏到亂柴草堆裏。咬一咬牙，袖筒裏掩着兩顆手榴彈，又走出屋來。

剛出門一轉彎就碰見兩個偽軍端着槍上來。

『捆起來！』偽軍見他兩手空空，什麼武器也沒有，很輕鬆地就上去解腰帶捆人。申雙起馴從地背過手去讓偽軍解腰帶。刺刀尖在他鼻子跟前來回晃。

突然申雙起舉起手來，對準胸前那顆可惡的腦瓜重重一擊，解腰帶的那個偽軍被打悶了，申雙起順手一拉線，放下手榴彈，翻身就溜下路旁的斷崖。

『轟隆！』手榴彈響了，兩個偽軍炸死了，一個朝天一個墮着。申雙起接連跳下三層崖，隱藏起來。

夜裏，申雙起同志把槍找出來帶着傷又回到了部隊。

五 一與十

——誰勝利？

敵人打散了，邊義生同志只捉了一個俘虜，覺得太少了——出發前同別人約好了比賽的，只捉一個算什麼話呢？

天早已黑了，一鈎新月隱沒在雲裏。邊義生持着帶刺刀的長槍輕輕的往前走。像黑夜深山的一隻猛虎在巡遊。

風颯颯地颯着楊葉，月亮是層淡模糊的，路邊好像蹲着一個人，邊義生的背脊悚然一冷，呀地一聲挺槍刺過去，才發現那是一塊石塊。

邊義生一個人走了二里地，走到一條深溝前，溝裏 森森的水，水邊有幾塊大石頭。

『也許藏有人吧？』邊義生立時彎下腰去，發現水邊有雜亂的印痕，一直把他引到石坑邊，他慢慢抬起頭盆一直腰，一個虎勢撲過去：

『不准動！』

石頭底下，一個偽軍的潰兵抱着一枝槍，像一隻鬥敗的鷄子縮成一團，邊義生把他拉了出來。

『啊！不殺？……這溝裏——還有九個人哩！』

邊義生扭轉身子，放大聲喊：

『大家都出來吧，你們當兵的，都是受了當官的騙，八路軍優待俘虜，出來都不殺！』

『出來吧！』……

一個個從石頭後邊遲疑地爬出來，提提鞋子，揉揉眼皮，縮着腰，垂着頭，十個人十枝槍都集齊了。

邊義生緊張的心才舒展了一點，但是他的眉頭接着又緊皺起來，這十個人要齊心幹到我一個，還不像兩隻手截一根藤桿？卸下他們的槍，讓他們掛上空槍，可是還有手榴彈呢？我一個人怎麼也拿不完的！

——再沒有別的辦法了——走吧！

『不要怕，跟上我走！』邊義生說，『四面都是我們的隊伍！』

十個人明明白白看見老邊只一人一槍，但每人都順順服服掛上槍，跟着走了。回到連上，連上一羣人圍着連長指導員正發急，要派人去找老邊。

十個沒有捆綁也沒有『繳槍』的俘虜，被老邊一個個全副武裝的押回來了，人人都對老邊伸出大拇指。

大家很奇怪，後來有人去問那些俘虜：

『老邊才一個人一枝槍，你們怎麼不收拾了他跑呢？』
 俘虜有些難爲情地說：

『那有甚麼用？還能跑出根據地去！』

『聽說你們不殺俘虜，誰願意當漢奸挨一輩子罵名！』又一個俘虜搶着說。

六 虎穴

——誰勇敢？

黃昏了，四野逐漸模糊起來，天有些悶熱，盤村砲樓的四個僞軍站在砲樓前扯閒話。忽然從大路上過來四個人，中間有一個人反綁捆着，後邊跟一個人牽着。截繩，走在最前邊的一個，穿着黃軍裝。

『喂！你們那個是班長？』穿黃軍裝的傲慢地問。

這邊四個人停止了說笑，有一個兩手插在腰裏，揚起頭反問了一句：

『做什麼？』

『我們是憲兵隊，這個村長通八路，今夜借你們砲樓扣一晚上！』
 班長鼻子裏哼了一聲，就叫一個弟兄引他們進去。

剛踏到門口，『村長』背上的繩子鬆了，一把抓住那個帶路的，穿黃軍裝的那個。

班長『早披的當，還行了國外的班長和警備隊。』

警備隊裏面其餘地是起子軍，另兩個人已經從樓上背上三枝槍。——兩個人背着一個人走了，但樓上還一燈火。

第二天午時，爐上披着的礪堡忽然也到了一羣客人，中間一個穿着日本軍服呢子軍裝，其餘五個一色穿着警備隊的黃軍衣。

一個礪堡本地口音的『警備隊』向班長介紹：

『我們跟這日子才從西邊（根據地）出發回來，要在這裏喝點水。』

四個『警備隊』在前，日本『太君』在後，礪堡口音跟在最後邊，大家撲撲地往砲樓上上。

班長精神地喊了一聲口令：

『立正——敬禮！』

十二個偽軍都在樓下，一齊恭恭敬敬挺直身子，舉起右手貼到帽沿上。

『太君』瞪着白眼向偽軍的臉上威嚴地掃過去，『警備隊』已經上了樓，『太君』突然花腳一蹬——

『是，是！』班長把發抖的腿出力並攏，僵僵的胸脯又挺了挺，五指僵得更硬，他以為『太君』怪他們『禮貌不好』。

誰知一蹬脚是個暗號，『太君』身旁的礪堡人忽然會意，馬上『警備隊』已經收拾

了十三枝槍，還有子彈手榴彈，下來把十二個偽軍像羊子一樣趕上回到了解放區。

在路上，才把這個葫蘆打了開來，這個磁縣口音的『警備隊』，就是第一天盤付砲樓前那個穿黃軍裝的『憲兵隊』，他叫張明堂，是五分區義勇隊的分隊長——裝『太君』的是他們的姚隊長。

註：義勇隊是邊沿區羣衆自動組織的保家民團一類武裝整編而成，在游擊區活動。

七 借車

——誰能隨機應變？

張明堂和指導員田宜之三個人，穿着敵偽的服裝，大白天在寥寥到彭城的公路上走。

三個人後在趕着路，但走得並不快，走一陣就坐下在路旁歇一歇，抽一支煙。他們今天有任務，要搞回幾輛車子去。

走近通城的十字路口，隱隱約約看見兩輛自行車，順着汽路駛來。自行車走近來了，上面是兩個偽軍。

張明堂趕到路口，兩手一提，車子倒了。

『爲什麼給你？』

『爲什麼不給？』

五個人扭成了一團……

突然嗚嗚的馬達聲響過來，僞軍扭頭，見一輛汽車滿載着『皇軍』過來，腰幹就挺硬起來，像癩蛤蟆鼓起眼珠子大聲嚷：

『該死！你們是八路軍！』

汽車過來了，速度慢下來。車上的鬼子軍官看見『不良份子』毆打警備隊，命令停車。

有個同志心裏慌起來……

『老子是憲兵隊！』張明堂半個臉朝着開過來的汽車，啪！啪！揍了警備隊兩個耳光，『借用你一輛車子都不行！』

車上軍官聽見是憲兵借車子，沒有管事就叫汽車加快開走，滾起一團灰土，很快就

不見了。

三個人推起車子就走，兩個僞軍望着『憲兵隊』的背影發怔。

八 不要走啦

——誰有羣衆？

大清早鷄子拍拍翅膀，興沖沖地衝出鷄窩。老鄉興奮地跑來報告住在×村一帶活動的偵察員樊義祥說，有兩個憲兵今早從城裏出城上礦山去。

樊義祥放下飯盤，扛起一張鋤就迎上大路去，槍掩在懷裏。

天還早，走路人不很多，但認識老樊的人還不少，都向老樊打招呼：

「老樊！你還有空鋤地哩？」

老樊點點頭就過去了，看起來不像往常那樣親熱。

遠遠兩個人過來，好像扛着兩枝槍，老樊閃到旁邊地裏等着，過來的却是前邊莊上的老王，父子倆扛着鋤去地。老樊站起來問：

「喂，老王，看見後邊有黑狗沒有？」

「聽說有憲兵要過，老樊，你等着吧。」老王悄悄他說：

老樊又走。

又過去幾個人……

遠遠兩頭毛驢來了，騎着兩個戴軍帽的，這就是那兩個憲兵。樊義祥彎下腰放在地

裏鋤起地來。

憲兵遠遠瞧見，楞着眼摸了摸腰裏的手槍，樊義祥像眼睜着，手一歪，鋤掉了一顆苗，一抬頭，見地裏上有一個老漢，他就招呼：

『叔！飯還沒送來，回去吃飯吧。』

『嗯——』老漢弄不清着樊說什麼，含含糊糊地應了一聲。

憲兵的手從背上放下，又哼起落子腔來，離樊義祥只十來步了。

樊義祥聽了心動上的土，他一面向大路上走，一面又對老漢大聲說：

『我先走啦。』

『噢，』老漢糊里糊塗地應了一聲。

兩頭毛驢擦着樊義祥的身子過去，樊義祥把鋤一扔，掏出槍來：

『不要走啦！』

一把把後邊的一枝八音子掐了下來，前邊那個剛想跳下驢，樊義祥的槍口早就對準

他：

『舉起手來！』

這傢伙舉起手來，像要掩住耳朵似的，他的兩枝短槍被卸下來了。

樊義祥押着憲兵往回走，命令他倆牽着毛驢，毛驢搖動着尾巴，輕快地跟上去

了。

地裏定漢驚愕地張嘴，命不瀟，看見憲兵被押上走，扶好，了。

九 吊橋

誰能說服人？

午後，黑雲從西半天漫上來，遠處隱隱有雷聲。李增辰和范保明走過馬王村，特地進到村裏，順便偵察一下情況。

馬王村是個集，綠柳樹圍繞着村子，柳樹脚下有丈把深水的溝，溝裏有。河上只有一個吊橋出入村裏，當橋一個砲槐住着十二個偽軍、兩個鬼子。

李增辰和范保明走過吊橋，河水綠茵茵地，水離岸邊有一人多高，兩岸是潤滑的砂壁。砲樓上站着一個哨兵。

李增辰和范保明從街裏過，街裏來往的人已經不多，有兩個鬼子坐在一家店裏喝酒，他倆走過時，鬼子狠狠地盯着看。

兩個人走到村那頭，找個老鄉扯了一回『閒話』，知道這兩個鬼子才調來，對中國人特別厲害，連偽軍也恨他。他倆歇了歇腳，喝了點水。又打聽了些別的，打算往回返。

雨快過來了，街裏已經沒有人。

不好，一個鬼子走出門來了，兩眼直盯着李增辰。李增辰遂停下腳步，避開出槍，一槍把鬼子撲倒了，坐着的那個伸手拔槍，李增辰手快，搶上去又一槍把他也撲倒了，奪下槍反身就走。

全村哄哄大亂，家家把大門關起來，砲樓上響起一陣亂槍，浮橋吊起來了。鍋豎在砲樓前。

「下水過去吧？」范保明說。

「不行！岸太高，下去了，爬不上。」李增辰回答着，又想了一想，急忙跑去找他樓下，大聲地喊：

「是誰把橋吊起的！大隊伍馬上就到，兩個鬼子都收拾了，你們也想找死！你們就這樣死心踏地！」

槍聲停止了，忽然砲樓裏咕咕噥噥有人亂糟糟說起話來，好像在埋怨什麼。

一個偽軍戰兢兢探出頭來：

「對——不起，不——不知道是八路同志，那兩個鬼子是該死，我們也不是誠心當漢奸，啥時候你們來，我們啥時候歸順」。……

說着把吊橋放下來。

兩個人大搖大擺過了橋，李增辰又回頭說：

「日本不長啦，好好盤算盤算，不要將來後悔啊！」

去。

他根裏沒有一個敢出聲，望着兩個背影，在大路上遠遠消失。小心地把橋又吊了上

抗戰九週年紀念日於王優。

打姬家山

鄭篤

上級已經決定夜裏圍攻鶴壁——掃清鶴壁外圍各據點，但白天十二點的時候，五個部隊却還駐紮在東姚附近洪峪一帶。

下午兩點，他們接到了命令，給他們的任務，是聚殲姬家山敵人，並要在下午十二點以前，到達目的地！洪峪一帶，離姬家山五六十里，而且滿是石子的河灘路，很不好走；另外是，戰士們為了隨時領受任務，天不很亮，就吃了飯，現在因任務緊急，連水也趕不上喝一口，就得出發。但戰士們却想不到竟是那末興高彩烈！

在出發的集合場上，戰士們高聲歡呼着：

「打回老家去，建立第一功！」

「打回老家去，不怕山高路遠！」

因為戰士們大都是來自一帶的。蔣軍佔他們的家鄉，大家早已痛恨極了，只要一說攻打鶴壁，戰士們立即就高興起來。因此，此刻所有的指戰員同志，都已忘記了飢渴

，恨不得立即就飛跑到那裏。

部隊出發了，因為路的確很不好走，戰士們緊一陣慢一陣高一腳低一腳的急速的急走着。但在下午八九點鐘的時候，大家終於跑到了離嶺家山十多里的張家溝。在這裏，部隊休息下來，各連隊的指導員，在灰暗的月光下，向大家作最後一次的講話：

『同志們，現在我們很快就到目的地了，打回老家去，再走十里地！』

六連因為是主攻，指導員張柏義，並向大家提出，希望動作起來，大家要猛要快！他說：上級要求我們在明天上午十二點鐘以前，解決戰鬥，現在要求大家要在拂曉以前消滅敵人。

『能不能辦到呀？』要指導員問大家。

『能！』戰士們一齊回答着。

接着是一溜小跑，一口氣跑到了嶺家山村邊。但在半路上，大家就聽見康家方向響了槍聲。

攻打康家的，是泰山部。人家已經打響，咱還沒到達目的地！六連同志們真是急壞了，所以一到嶺家山，部隊馬上就展開了。

可是戰鬥並未立即開始。因為上級給予他們任務後，時間太倉促，以致敵人究竟有多少，在村內還是在村外，工事修得怎樣，以及綫堡的位置等等，事前都未來得及仔細偵察。

然而戰鬥却非在十二點鐘以前打響不可！

好吧，就一而前進一而偵察吧。於是早已撤開的部隊，便從四面八方向村子裏壓縮起來。

一二連從南往北壓，突進村裏後，村裏只有敵人一個班。一發現敵人，二連派一個戰士，喊了幾句話，雙方都沒打一槍，那一班敵人就繳了槍。担任主攻的六連和五連，從南往北壓，剛壓到姚家山後壩那塊高地上，恰好敵人就先打了一陣槍，這一來，一切就都偵察清楚了。所有的敵人和工事碉堡等，就都在那個壩上。

這可好了，幹吧！六連連長薛榮學，立刻下了命令：

『三排從東面攻，二排從東北面攻，一排預備。』

敵人的工事，修築的非常整齊，他們已把那塊高地周圍，砌成了一條很高的土坎子，日夜裏看去，很像一堵很堅固的城牆。就在這段城牆上，敵人插着許多鹿柴，並有許多工事：單人掩體、地雷和斷壕。但六連的戰士們可不管這些，一聲命令，就虎虎的撲過去了。

剛衝的時候，二排長回頭槍長招呼說：

『桑滿倉，準備好！』

『準備好了，』桑滿倉又回頭說：『請上吧。保險沒事（即保險封鎖住敵入火力

說話間，四班長齊力廷帶着他們互助組那三個戰士就撲到土坎子跟前了。

可是那裏比較高些，不好上，於是他們便順着土坎子向北繞。

繞到西北角，四班長一看，那裏比較低，鹿柴都是些樹枝，很扯蛋，便決定從這裏突。他扭過頭來，想對架設組說。叫他們架梯子時快一點，不想扭頭一看，抬梯子的却是兩個老鄉，他想叫把老鄉換回去，那兩個老鄉却非要架上梯子不行。

接敵動作，說衝就衝了，沒辦法，他只好讓老鄉跟上他。

四班長和他的互助組一猛一下衝到土坎底。轟，轟，就是幾個手榴彈。手榴彈響過後，那兩個老鄉也早已架好了梯子。

因為這裏已突破，七班也從東面起來了。但因為一時擠着上的人太多，四班長和他組兩個人剛上去，梯子一吆叭一就折了。

他們雖然只上去三個人，可是帶個並沒有停止，仍然一直向前猛衝。只是沒有上去的人，却着了急。

七班長領着他班人，一直在土坎下打轉轉，找地方上，一時却沒找到。後來在一個較低的地方，打了個手榴彈，才硬爬上去。但他們上去時，四班長和那兩個戰士，已扭住了一股敵人，在喊叫敵人繳槍。

七班的同志，可真有些急了。他們正要向前撲，前面却有一個敵人在逃跑。

『不要跑，繳槍！』

全班人一面準備扔手榴彈，一面喊。那個敵人吓得站住了，趕忙說：

『槍就在你們身裏。』

他們一摸，果然從身邊摸到了一挺機槍、一枝步槍。原來在他們未爬上來前，那個敵人就在那裏，一扔手榴彈，吓跑了。

突破的地方，敵人都繳了槍，可是別的地方，槍聲仍很激烈。

一個碉堡被我們包圍了，要指導員，趕快叫過來機槍班戰士陳玉鎖喊話。陳玉鎖是今年元旦，打趙家廠時解放過來的。他到六連還不到一個月，但他對八路軍已經有了很好認識，工作很積極，一切武藝都學習了不少，就只喊話沒學好。現在指導員要他喊話，他却不知該怎樣喊。

『你喊吧，新五軍同志，別打了！』指導員只好一句一句的教他。

『同志們別打了！我也是新五軍過來的，八路軍待咱很好，繳槍不殺，別替蔣介石當砲臺！』

指導員教一句，陳玉鎖喊一句，可是沒等指導員教完，薛連長帶領四、五班和一排就衝上去了。

那個綽號的敵人，也在繳槍了，沒有被包圍的敵人，却想突圍逃跑。

土坎子的東面，有一條去路，副連長李貴山和三排長劉雲山帶領八班同志，在那裏把守着。因為敵人一直不斷向這方面打槍，一個戰士想向前突，却被打帶彩了。彩很重

，子彈是從胸前穿過的。副連長和三排長爲了把他拉下來，他倆匍匐着爬到那裏。但他們倆側着身子剛把那倆夥鬍拉住，還沒拖了幾步，一股企圖逃跑的敵人，就順着這個方向跑來了。

敵人突然竄來，使他們吃了一驚。副連長還企圖舉起自己手裏的炸彈準備投擲。火綫因事前沒有拉出，現已來不及拉了。可是他也沒有往出投，就舉着手榴彈向敵人撲過去。三排長沒有帶槍也帶手榴彈，也撲過去了。

他們倆，一人按住了一個敵人。

「媽的辰，交槍交槍！」

他們和敵人奪起槍來。被按着的敵人，也說了話：

「交槍交槍，交槍了你別打我。」

「不打不打，交了槍就沒事。」

這情形，八班同志早已看見了，他們趕忙追了過來。想要逃跑回的敵人，就這樣被我們夾擊住了。

「媽的辰，還不交槍！」

許多同志生氣的叫喊起來。一個敵人，不知爲什麼却罵起他們自己：

「媽的辰，這樣的隊伍，我是幹嘍，我交槍！」

於是俘虜們就爭着交起槍來：

『給給給，我交槍！』

『給給給，我交槍，還有子彈。』

像解放區老百姓熟練的勞軍一樣，俘虜們將他們的步槍、機槍、子彈，紛紛的往六連同志們的肩膀上掛。有的戰士因為肩膀上壓的太重了，生氣的將步槍、機槍、子彈，從肩膀上掀下來，命令說：

『就放到這兒，就放到這兒！』

交槍仍然在忙亂的進行着，但有的俘虜，不知是表示他們熱心投誠還是怎樣，他們竟在這樣亂忙的情況下，拿出了他們的紙煙、蒸饅，要讓戰士們吃。

有的俘虜，確實也還是覺得害怕。雖然戰士們一直對他們說，只要交了槍就沒事，他們總還是渾身戰慄，一直在打哆嗦。

交槍時，敵人的一個班長，他聽見一個戰士叫五班長，他立刻認住了五班長，趕忙拿出了他的手槍，對五班長說：

『五班長，給你手槍，我跟着你，你可別把我丟了！』

剛才被按住奪了槍的那個俘虜，也認住了副連長和三排長，他倆也一直口口聲聲的要跟副連長和三排長。八路軍不費俘虜，他們本來是知道，可是因為他們沒有交槍以前，向八路軍打過槍，他們怕戰士們怨氣還沒下去，用刺刀挑了他們，所以總是不放心。

一個號兵，他沒有槍，他把槍交了，可是他也不放心。因為他老早以前。就聽他號目說過：倘是叫八路軍俘虜住，我見同行就不要緊了。因此他一交了號，一直要找他的同行。

「俺的同行呢？俺的同行吧？」

連部的司號員，聽這俘虜住了號兵，趕忙跑過來看。那個號兵一見他，立刻親熱的攥住他的手，並喜歡的說：

「好好，咱是同行，我跟着你，我跟着你！」

戰鬥已經完全結束了，裝指導員離開機槍班，爬上了土坎子。可是剛一去，他就忙得不可開交了。

俘虜一批的送過來，但沒有人看守，指導員想從連長那裏，叫來個通訊員，也離不開。

他發愁的向俘虜們看了一眼，却發現他們有些恐懼，他便向他們講起話來：

「同志們！不要怕，八路軍不殺害俘虜，這是我們八路軍的政策。八路軍是老百姓的軍隊，蔣介石出賣國家，把中國賣給了美國，我們專打賣國賊。」

他怕他們亂跑，又對他們說，可不要亂跑，亂跑打死了，可別怨我們不客氣。

指導員講完了話，還沒有人來。他向前面望了望，前面像是一堆人。他走過去一看，是五班的，他想叫班長派一個人去看守俘虜，可是他們每個人身旁也都有一大堆俘虜。

『快集中，快集中！』

他忽然想到集中起來就有辦法。果然，一集中就有人看守了。可是究竟俘虜了多少呢？他想法查一下。

『站隊，站隊！』

他命令，要俘虜們站隊，以便點數。真搗蛋，站了半天，老是站不齊。一對對的數，也數不清。恰好這時團政委、團特派員來了。

『交給你們吧？』

『交就交了。』

俘虜一交，指導員立刻覺得輕鬆了好多。可是勝利之後，還須很快編結隊伍，以便應付新的情況。於是他又忙着集合隊伍了。

『集合啦，集合啦！』

通訊員到處傳達着命令，但好久了部隊還未集合起。指導員、連長都有些焦急，跑去一看，每個戰士的身旁，都堆着一堆槍彈子彈。戰士們也很着急，只是一個人無論如何拿不動，所以一時沒了辦法。……

這次攻擊戰，從十二點十五分開始，到一點五分，就結束了，離原來上級要求第二天十二點以前解決戰鬥，提前了十一個鐘頭，比指導員號召拂曉以前結束戰鬥，也提前了四五個鐘頭。

丁秋秋

泰山部隊有一個炊事班長，叫丁秋秋。

他今年三十六歲了，是個當了十年的老兵，到泰山部隊也有三四年了。

泰山部隊過去是個舊隊伍，舊隊伍裏流傳着兩句話：

『吊兒郎當做皇上，

吃苦耐勞幹不長。』

咱們革命隊伍的同志，大概不憶這兩句話。在舊隊伍裏誰要是吃苦耐勞，努力工作，當官的就要懷疑他是『共產黨』；而且幹下的功勞，都要算成當官的。這樣誰還願意好好幹。

秋秋在舊隊伍裏混長了，染上了大煙癮，也學會了吊兒郎當，並且還壞了一條腿。

平常他總是歪戴帽子，衣服上滲透了汗污油膩，有時滿身粘着灰土，褲草，兩腿老

是不紫，臉面是黑了也不沈，眼角邊邊是擠滿了綠腺屎。

大家一見他來了，有人就故意掩着鼻子說：

『爛髒，爛髒，……』

有人又故意大模大樣的說：

『爛髒，給我滾開去！你站到這裏，這塊地方都是了。』

秋秋全不理會，慢吞吞地說：

『爛髒味，有啥關係。』

以後大家就都叫他『爛髒』。

泰山部隊變成了人民的軍隊，秋秋也變得活潑起來了。他似乎還是那末吊兒郎當，但他已戒掉了大烟癮。他覺得能和官長坐在一塊說話，官長也不再打罵他，誰要是好幹，立下功勞是自己的，這多痛快。

秋秋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心裏忽然有一股仇恨隱隱地在生長……。

反動派抓過秋秋四次兵：

第一次，那還是抗日頭一年，全保只要了秋秋三個兵，那是他自己也願意出來的。

第二次，保長叫他跟別人的名字，却交清了買壯丁的款子。秋秋說：

『寫自己的名字我去，寫別人的名字我不去。』

保長那眼一瞪，秋秋的屁股上就換了一棒子，也不知換了多少下棒子，就撲倒在保長的院子裏。

經過衆人跟保長說好話，秋秋又只得頂別人的名字出去當兵。

第三次，把他撥到宜川關錫山的部隊裏，人家說是叫他看倉庫，好差事。

把他們一批新兵關在霉濕的窖洞裏。那時像伍裏傳染着傷寒病，秋秋病得口鼻流血，人事不知，人家就把他抬到野地裏不要了。秋秋慢慢地又爬回村子來，渾身發燒，感到口渴，他問老百姓討了一碗涼水，誰知倒把他的病治好了。現在同志們要是說喝涼水不好，秋秋還要和他爭辯咧，他說：

『哼，涼水還救了我的病呢！』

秋秋的病還沒有全好，反動派又叫他整天推磨打柴，拉車運糧。

宜川是一個多水的地方，夏天盡河流，冬天多冰凍。那年冬天，反動派叫秋秋運糧，又不給發雙鞋。他的右腳凍壞四個腳指頭，腿上爛着碗口大的凍瘡，反動派又不讓他了。

第四次又向秋秋家要兵，他兄弟說：

『哥哥，這回我去吧？』

秋秋說：

『兄弟，你還是在家裏頂個門戶吧……你看我的腿已成了這樣子，在家裏也是不能

過。咱家就好比沒有這個人吧……。」

秋秋是陝西人。家裏是一個莊主（老主），有一百多畝地，喂着十多條牲口。他父母早死，只有一個親兄弟，他二爹、三爹人多，全家合起來有三三十口人。他家除秋秋當過四次兵外，又給反動派買了十六個壯丁，秋秋已賣得沒有一畝地，全家只剩下兩條牲口，一切貴重傢具賣個光。

這次泰山部隊要打趙家廠，消滅反動的隊伍，秋秋聽到這個消息也不哼聲。

人民的軍隊，秘密地靠近着反動派的隊伍。秋秋白天行軍，黑夜給同志們整整烙了一夜餅。同志們作戰要吃乾糧咧。

仗快要打了，秋秋跟炊事班的同志開了個會，說：

「同志們，你們好好做飯，我要去打反動派。」

炊事班的同志說：

「對！」

秋秋跑去見連長，說：

「連長，我要參加突擊組。」

連長蹣着秋秋的拐腿說：

「同志，你保證作好飯，比什麼都好。」

連長不知道，秋秋的心，給反動派燃燒起來了。

秋秋知道連長的脾氣不好，又跑去找副連長。副連長說着連長同樣的話。秋秋說：

「副連長，作飯我保證，突擊組我也要參加。」

連長把秋秋騙進了第二突擊組。

秋秋高高興興地到了第二突擊組。黑夜裏，隊伍迅速地行進着。大家見秋秋來了，都細聲細氣地說：

「快走！快走！」

秋秋心裏明白，同志們嫌他是個拐腿，不歡迎。

這天晚上，秋秋偏偏走得最快，走到了突擊組的前面。

突擊開始了，攻擊的對象，是趙家廠西北這一座高平房。敵人在平房上往下亂拋炮彈，投着手榴彈，咱們往上攻。

秋秋氣炸了肚子，他罵起來了：

「狗日的，你頑強，我是牛筋。」

他一直衝在最前面，手榴彈把敵人從平房上壓下去了。高平房是石頭蓋的，又高又厚，沒辦法，他又退了下來。

天明丁，秋秋反着衝鋒了六次。

經過最後一陣激烈戰鬥，隊伍撤到北山嶺上休息。同志們都感覺肚子餓了。這時，他們忽然看見秋秋领着幾個炊事班的同志，担着兩担桶來了，又是湯又是飯。原來他在天明的時候，爲着保密很快吃上飯，他又回到炊事班去了。

反動派偵偵趙家廠的四個半連，就在這一天，一個不漏地消滅了。

第二天晚上，泰山部隊在村南西黑山上警戒。後半夜，空氣都好像凍結起來了，冷啊，同志們渾身打着哆嗦。這時如果給每個同志發一個大衣，或者送來一担滾熱的麵湯，多好。這倒不是幻想，秋秋就在這時候，用布密密地圍着桶，送來一担麵湯。

作戰回來後，泰山部隊開英雄大會，秋秋的履歷得自道通，衣服也穿得乾乾淨淨，胸襟上掛着一朵大紅花。再沒有人叫他『爛腳』了，同志們都叫他：

「英雄！」

許多同志圍着他，吊兒郎當地問：

「秋秋，你爲啥要這般賣力氣？」

隻大姆指能活動的右脚，另外四隻腳指僵硬地，好像永遠和腳掌冰凍在一起。他說：

「同志們，請看這條腿……」

一個人繳了一連人槍

羅村田

——通訊員張書印的故事

在慶祝圍殲蔣軍第三師的勝利中，我聽到『吉林』二中隊六連通訊員張書印同志，一個人就繳了一連人槍的故事。這個驚人的戰績，使大家興奮、歡騰。

當我剛進連部坐下時，就有人向我介紹說：『這是張書印同志。』連部裏有好幾個人，我真沒有估計到就是他，因為：他個兒不大，才十八歲，縫縫着兩隻小眼，長長的頭髮，看起來，像個毛孩子。想不到他辦的事，可不簡單。前個把月，他還在大伙房當炊事員，這個自衛反擊戰的行動中，他才扛起槍來，為國家獨立，為保衛家鄉，而自動投入火綫。

我們在談話時候，互相笑着，說不出心頭的愉快。

六日上午，他隨着指導員衝進呂砦村，在一所院子裏忙着繳槍，他一枝一枝的背了

五枝步槍。又看見一架電話綫，他心裏想：這不是一件好東西嗎？他揀起指上，摸摸看看。但猛抬頭看不見指導員了，忙跑出去找，找到村口，沒我見。這時村的四週，槍聲很密，他想：大概沒出村吧？他又返回來找，途中看見好幾個中央軍，向一所大院子裏跑。他想：這些傢伙幹什麼？他端着槍，衝進院子，看見院子裏滿是第三師的人，多是戴着美式的大簷帽子，盡是穿的黃黃的亡國奴式（美式）軍裝。叫有血性的中國人，看了氣得慌。他大聲吆喝：『不要動！咱的十來個團，早把村子包嚴了，跑出一個，打一個，不跑沒事，繳槍不殺。』院子裏人都不動了。呆呆的發楞，有的吓得打抖顫。『跟我走吧，弟兄們，保險叫你們吃不了虧。』

他把這一大羣俘虜，帶到村裏一個乾水坑裏，叫大家都把槍放到坑上，堆成一大攤，叫他們在坑裏坐好，『別動，動了就有危險』，他把氈子打圍，蓋在槍堆上，這樣可以隱蔽飛機。

他問一個青年人：『你帶的槍呢？』『我是電話班裏的，沒有槍，』『你班裏幾個？』『五個，』『把你班裏人都找來吧。』

果真找來了，他看這個電話兵還老實，就把電話機讓他背上。說：『你緊跟着我，別亂跑，亂跑沒一點好處。』電話兵拿出好多紙烟來給他，他硬不要！兩個人便拉起話來了，電話兵問：『你多大歲數了？』『十八，你呢？』『二十一……』

俘虜們是突圍被打回來的，有的濺了滿身土和血，有的已經掛了彩，彩號們說：『

我帶彩了，『不要緊，跟我走，一會就有醫生給你換藥的，』有一個俘虜，一伸腰從褲帶上摸下兩厚捲鈔票，不敢揀，書印幫一揀起，放在俘虜手裏，說：『你拿去吧！你放入東西，任何人，是不能要你的，放心吧！別怕。』另一個俘虜，被書印的說：『早知道八路軍這樣好，我們早就繳槍了，那些龜孫當官的，盡是胡說八道的欺騙咱，』電話兵，看他勇敢，沉着、正直、和善，把他看成自己的親人。

一會，聽見飛機派來的飛機在『嗡嗡』，電話兵拿出一套黃軍裝，叫書印披上，說：『你披上，這飛機認為你是自己人，就不會炸咱了，』他照着做了，果真，飛機就沒有炸他們。

書印這時老摸頭。電話兵問：『你怎樣了，不舒服嗎？』『頭痛，』『我會捏，會扎，給你弄一下吧，』『好，弄一下，』把一頭捏了一遍，扎了兩針，果然不痛了。這時候，有的俘虜說：乾渴的很。書印說：『弟兄們，我連飯還沒吃哩，別說喝水了，忍耐一下吧！一會，我領你們去喝。』他說完了話，眼睛往人羣裏巡視了一遍，發現有一個是被抓來的老百姓，他叫起來說：『老鄉，你去找付桶，担一挑水，你們大家都喝喝。』

喝罷水，又有俘虜說：『咱衣裳統丟了，現在就沒有穿的。』『不要緊，八路軍有的是新衣裳，跟我走，是會給你發的，你們願在這兒幹，最好。不願幹的，還給發路費，讓回家。』『願幹！到那裏不是幹呀，回家，現在路上是不好走的。』『咱八路軍官

兵平等，不打不罵，就像自己親弟兄一般。」

黃昏，傳來一陣激烈的槍聲，俘虜們害怕的說：「你把我們指揮好嘍，可別叫你們人打咱。」「沒事，別怕。」「你看，你們人進來了，瞄準了，快打咱了，」俘虜們的直叫喚。書印掀掉黃衣裳，大聲的嚷：「別打，這是咱團的俘虜，人家繳了槍哪！」「你是那團？」「十四團，」「誰帶俘虜的？」「就是我。你是那團？」「十三團。」進村的兵，便走向另一個方向。

時光不早了，四週槍聲也逐漸稀疏下來。

十三團帶着一大串俘虜，向村外走去，書印告訴電話兵說：「你在前頭領着，跟着頭前那一隊人走。把這一捆捆的槍，讓大家扛上……我在後頭走。」

走出村，他愈想愈發愁，「咱團的人究竟在那裏呢？半天了，碰不見一個，到啥時候，才會碰見呢？天黑了，只我一個人，領着這麼多俘虜，如果碰不見咱團上人，那怎麼辦呢？如果再發生問題？……」

正想之間，已走進一個村子了，村裏滿是八路軍和俘虜們，他大聲向着那些八路軍叫喊：「有咱××團的人沒有？」「有，我就是××團的。」他聽着是很熟習的聲音。這聲音真喜壞人了，上前一着，是咱團張特派員。他像孩子見了親娘一樣的高興，心裏石頭放下了。說：「特派員，我帶了一個連來。」特派員一看，這一大溜俘虜，問他：「是多少人帶來的？」「我一個人。」特派員看着這個年輕人：覺得很驚奇，說：「好

，你交給我吧？交給我你就不用操心了，你回去休息休息吧！
（他含着說不出的勝利的
笑意，回連隊去了。）

一九四六、九一五。於趙樓

誤會

劉寶榮

是一個剛解放過來的戰士和一個也是出身於解放戰士的班長中間發生的故事，六娃剛被解放過來半個月，便要求參加了八路軍，被撥在七連四班。

到了四班算是八路軍了，但衣服和帽子還都是『美式』的。全班連他十一個人，除了三個人，其餘都是解放戰士。因而，只過了一天的時間，六娃便和這些人拉熟了，心裏有啥話也都敢說。有一天練習投彈，大家都脫了棉衣練的怪起勁，那鐵頭手榴彈像小雀一樣在半空裏亂飛，投彈的人高興得嗷嗷的叫，但六娃看着不過癮，便自言自語說：『哼！光撒那頂能用！』沒料想叫聲在一邊的也是出身於解放戰士的班長聽見了，就對着很多人美美地頂了一句：『不頂用？不頂用你是怎來的！』頂得六娃趕快規規矩矩地立正站着，慣熟地把胸脯高高挺起，準備挨揍，臉紅了幾紅。可是班長只用白眼珠子翻了他幾下，却又去練習了。

六娃剛到四班兩天就吃了這一頓子，心裏委實有點難過，但沒有挨上打，却真是想

不到的事，他心裏想：咱這嘴不好，以後少說些淡話，反正『進了菩薩廟，多磕頭少說話』就對啦。真的，一直打了好幾天，他都沒說過一句，活像個木頭人，推一推，動一動。這天，午飯是饑饉豬肉菜。恰好在開飯的時候，連裏添了十個新同志，飯差一點沒夠吃，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哭喪着臉回班裏去，沒等進了門就發開了牢騷：『媽的皮！在中央軍天天挨餓，到八路軍來也不叫吃飽，這還能幹！』

也活該六娃倒霉，一進門沒想到班長先回來了！吓的他出了一身冷汗，往後退吧？已來不及了，只好硬着頭皮進去，立正給班長敬了個六十度的脫帽禮，聲音顫抖地說：『報告班長！我錯了！』班長眼裏像要冒火似的把脚一跺，厲聲罵道：『你錯了！你錯了！八路軍對你這樣好，一頓飯沒吃飽，你就說怪話！』停了一下，眼珠快掉出來了。『你能吃多少？馬上給你作，吃不了，咱再說！』『報告班長！我吃飽了。』已經像篩糠一樣全身哆嗦了。班長趕快頂上去：『吃飽了！爲啥說怪話？』

從此以後，六娃變成啞吧了，沒事就睡大覺，有時候睡着覺，便又哭了醒來。

這天晚上該六娃和福康站哨哩，福康是和他一塊來的，不過人家不說怪話，但和別人比起來還是不行，沒有別人進步。六娃起來看看月亮！已經半夜了。奇怪！這天晚上班長卻不讓福康和他去，派了另外一個家是解放區的天祥和他去，他這一班哨，班長查的特別緊，六娃趁班長不在哨上的時候對天祥說：『咱弟兄們在一塊都不錯，我給你說說我的苦處吧！他斷斷續續說：『我是二十八年叫抓出來當了兵的，家裏還有六十多歲

吹了德克虎，他剛三個月回來了，天祥與六娃都很高興，只是班長像是有點心思，低著頭想什麼。

此後，指導員與六娃談過幾次話，班長的同志也給他談話，六娃就越來越變好了，在七連兵中，他是全班第一，星期六開討論會，全班選他為模範，可是班長却不同意，不同意也沒有辦法，只好放縱他多些。

忽然上崗處立功運動，班長便發打發了，全營舉行實彈演習，六娃訓練班長不是不能打幾發子彈，排長誇誇他問：『你會打幾發？』他說：『我連前學過，不知道忘記了沒有，試驗試驗。』排長說：『你怎麼來了半個月了也不說？好子呀，請你到靶場去試一下，你打五發子彈看看。』六娃拿了彈『對！』做了一個禮，便一躍而前，他問：『了。』

上午天寒颼颼的沒有一絲風，太陽的太陽晒得人酒醉舒服，街上雖然冷，學生在街上走，也唧唧倒食。午進今歲吹奏的時候，戰士們在講話虎的從四面八方湧向操場，隻牛被吓得快要掙斷氣喘也亂跳。

演習開始了，班長的是五顆子彈中，最高的是五顆子彈中。最後最後，在施恩高聲叫『張六娃』！六娃從隊列出來十二分鐘，他向營長敬禮，全連近下從眼紅集中到他的身上，紛紛議論，猜想他的射擊技術。營長最後給六娃下令合道：『請進入掩體，對五發子彈看看。』他又敬了禮，便從容地臥倒掩護。本來他抓起『美式』機槍，端詳

了一下，只聽見『打，打，打打打！』對面查靶的人以宏亮的嗓音叫道：『五彈一孔穿過。』接着掌聲雷動，全場叫好，營長高興的跳起來叫：『再來五發！』結果是十彈九中，七連四班長用膀子扛了一下坐在一邊的天祥說：『蔣介石給咱訓練的射手就不壞。』但他又覺得可惜：『這個射手不能用！從此六娃的名字便在三營傳開了。』

隊伍很快就要出發，四班的同志和大家一樣都紛紛訂自己的殺敵計劃，在班務會上都宣佈了，只有六娃和福康沒吭氣；全連八個班長都訂着『保證班裏不逃亡』，只有四班長的計劃沒有這一條。

晚飯後，六娃約福康到一邊談話了，又忘了請假。

『夥計！你訂了計劃沒有？啥計劃？』六娃很嚴肅而渴望地盯看福康的臉說。

『訂了！捉兩個俘虜，繳兩枝槍，你訂了沒有？』

『沒！咱才不多天營都不很壞，怎訂哩。班長又不叫打槍，還能訂計劃？你訂了爲啥不給我說哩？』

『我給誰也沒說呀！完成了才說哩。』

這時，班長慌里慌張的提着槍，像搜索什麼一樣地來了，他兩個一看知道糟了，要換頭子了，趕快就往班長跟前走。

『你們在這做啥哩？』話很急，把他兩個吓住了。

『沒……：……做啥。』六娃有點照法。福康趕快說：『訂了殺敵計劃哩。』

「在家不能訂！」班長更火了。「走！回去！」

他倆個沒趣的低下頭。六娃用眼角偷看班長一下，便和福康袖着手往回走。班長像押犯人一樣跟在後面，一對大圓眼狠狠地死盯住他倆的後腦杓：「以後你倆屎尿也得請假！到八路軍就那麼自由？」六娃像十冬臘月沒穿衣裳似的縮緊脖子不敢吭一聲。

班長對他管得這樣嚴，六娃倒能想通，他想：就是自己不對嘛，怪人家誰哩？就這也比中央軍好幾萬倍！但不知怎的。從和福康談話以後這幾天總是愁眉不展，那股極積活潑的勁頭又下去了，別人都說他情緒不高，有心思，他也不吭，為此，班長好幾夜沒睡好覺，指導員和別的同志也都找他談過話，但他總是說沒啥心事。

該六娃值日的這天上午，他去火房打了二大盆開水往回走，不知咋子，噲哩，沒注意磚頭把脚一拌，六娃差點沒摔倒，可是盆子打了個稀巴爛，燙了兩脚大燎泡，他坐在地上，看着自己燙得像蛤蟆皮一樣的兩隻脚，一陣傷心，淚珠盈眶，便嗚嗚地哭起來了。

班長從連部回來看見六娃這個樣子，沒說什麼把他架回去，用自己的錢賠了老鄉的盆子。這一回可真出六娃的意料，打了盆子，燙了兩脚泡，所受到的是全班對他的安慰，班長特別買了一隻鷄殺了，拿鷄油給六娃擦脚。幹部們都來看他，通訊員不在家，大家又都忙於準備工作，指導員便親自跑到衛生隊給他要藥。

第二天，隊伍要出發，指導員快把嘴說破了，六娃也不留在後方，堅決要到前方去

，無奈，只好允許了他，可是四班長却發了愁，他不願六娃到前方去。

在皎潔的月光下，隊伍像一條活龍似的向着敵人前進，冀魯豫的曠野上吹起了微微細風，隊伍疾矢前進，六娃爲了不掉隊，把自己的牙咬得咯吱吱地響，走一步路，裂一下嘴，別的同志要替他揩東西，他不讓。

部隊進入戰鬥了，二排的任務是在天明七點鐘拔掉村東北角上的碉堡，排長帶着二排人以快而輕的步伐向碉堡猛進，約摸還有半里路的光景，碉堡裏的死鬼們打起槍來了。從敵人火力判斷，碉堡裏有一挺重機槍，兩挺輕機槍。四班擔任了全排突擊班的任務，由於月光太明，衝了四次都退回来了。福康英勇地犧牲了，副班長也掛了彩。六娃向班長要了幾次機槍，班長不但不給，反叫天祥看着六娃不要跑了。

在組織第五次衝鋒的時候，六娃向班長破釜沉舟他說：『我一個人上去用手榴彈把目的碉堡給炸掉不就完了，我死就死了，沒了什麼，行不行？』班長沒有准他。

這時，東方已經露曙光，命令來了：停止進攻，把敵人包圍起來，隨時可以休息，天明九點鐘開始進攻，讓二排就在這裏堅守。

『糟糕！一時沒注意，六娃不見了！班長嘆息天說道。』『他怎麼不見了，看那傢伙不保險，他不會跑，這可好！』『氣的天祥罵道：『誰能保證他不會跑？八班不行！』』他提起來要去呢，被排長捉住了。

六娃是掉到後方去了呢？還是投降敵人去了呢？

因爲怕他乘機逃跑。在進入戰門前，班長便把六娃的槍、手榴彈、子彈都下了交給別人，六娃在常時流了幾點淚，沒說什麼。這時他偷空就往後跑，腳上的傷也不知道疼了，他跑到人都看不見的地方，就又繞道往碉堡跟前跑，可巧一路沒碰見人。當他離碉堡還不到二百米突時，天已大明了，敵人用機關槍向他射擊，他就罷手，敵人也不能他，在這槍林彈雨裏六娃用躍進向前奔跑，眼看接近了碉堡，他左腿負傷了！跑不動了，躺在地上，用綁帶裏繫了傷口，敵人仍向他射擊，他面向着碉堡滾，當他完全滾到碉堡底下時，敵人不打槍了，六娃清楚地聽見裏面的說話聲：

一個說：『排長，不行啦！人家已經滾到跟前來了，不繳槍咱們都得死在這裏邊！』

『接着好幾個一齊說：『是呀！排長！繳吧！』』

『放屁！不要亂！』大概是排長。『那個再說繳槍，就地槍決！給我打！』

六娃聽了這些話，就臉對着碉堡眼問：『弟兄們！你們是幾連？』停了一大會，他又以同樣的話問了好幾次，這才從碉堡裏慢慢露出個頭來說：『八連！你那一部份？』六娃趕快說：『我是六連。弟兄們，趕快開門叫我進去，我們那一連都垮完了，我不願當俘虜，就跑到你們這裏來，你看我這衣服！』

碉堡裏的人急欲知道外面的情況，便不分青紅皂白把門開開叫六娃進去。六娃說：『不行！我腿上掛彩了，那位弟兄扶上我。』

果然出來一個兵把他扶進去。

六娃到裏面一看，連駱倒的三個一共有二十來個人，還有兩個半死不活的年青婦女，頭髮蓬亂，身上沒穿一條線。那個排長帶着眼鏡，一個手裏拿着手槍，一個手裏拿着酒瓶子。

他一進來時，人都回來問長問短，他故意裝着不慌不忙的樣子說：『弟兄們！別提啦，外面八路軍可厚咧！我們那個連沒有打就垮了，你們看，我腿上這一槍豈不是王八蛋打的？』他臉轉向排長，『我非報這個仇不行！』排長點點頭。六娃指着槍眼上的鐵槍說：『這槍好用不？我來給咱打，一梭子彈保險打他五六個。』

『可以，』排長答應了。『那你打重機槍吧？』驢子劃了一個圈。閉着眼又喝了一口酒，看樣子差不多快醉了。

『不不不，重機槍不行，還是輕機槍好。』說着就撈去抓住了機槍。狼吞虎咽的望了望外面，當他看到四挺機槍同那條土坎時，不自覺的插了一下頭，他現在把一切都忘了，腦子一昏，大喊道：

『排長快走吧！八路軍到跟前了！』除了兩兩昏昏沉沉的婦女外，其餘了。排長不住傢伙，你碰我，我碰你，亂成一團糟。這個短命醉鬼正在六娃跟前跑，在萬分慌亂的一剎那，六娃作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情，他電似的把槍往回一扭。『拍！拍！』這個排長便嗚呼哀哉了！

『不要動！誰動就掃死誰！』六娃端着機槍喊，所有的人全都嚇呆了，但在這裏的

中間，都像有人喊着口令一樣，捫通，全部一齊跪下求命。六娃看着這情景真好笑，眼前這個樣子正和自己被解放時的情形差不多，但他很鎮定有力地說：『我就是八路軍，弟兄們，不要怕。』他轉換口氣說，『八路軍優待俘虜，我也是俘虜，參加八路軍還不到一個月！』

在六娃說完後，一個兵戰戰兢兢地說：『我們早就想繳槍，就是排長不叫！』其餘人不約而同地應道：『是嘛，我……』

六娃指定一個兵解下綁帶把另一個兵捆上，捆不好不行，就這樣，我捆你，你捆他，最後除一個人以外，全都捆得緊緊的。六娃又叫他們把架在槍眼上的槍用肩膀推的掉在外面。這才對着剛才那土坎大聲疾呼：

『班長！快來！我是六娃，我把他們的槍都繳了！』

正在土坎後面罵着六娃『沒良心』的四班長，聽見叫，驚的他不知怎麼好，喜的他也不知怎麼好，他不相信這是事實，他叫大家隱蔽好，自己端着機槍向碉堡走去，當他發現那亂七八糟的槍枝時，才向後招手，全班人都跟着上來。就在這時候，六娃押着一羣捆着的俘虜從後面出來了，當他看見別後三小時的班長和四班同志們到來時，他再也撓不動了，便一句話沒說的坐在了地上。

班長把這件事趕快派人報告了排長，沒有一碗飯的工夫，團首長也知道了，派了代表來慰問張六娃同志。

在戰鬥結束的全國羣英大會上，六娃微笑着在鮮艷奪目的紅旗下照了像。政治委員在和六娃握手後問他爲啥這樣不怕死的立功，他很簡單地答覆了政委：「給蔣介石當了五六年兵，糟害的老百姓可不輕，這回我參加了人民隊伍，要立大功來贖贖我的罪過，打垮蔣介石。敵伍出發前兩天，大家說我情緒不高有心思，那就是想這個事咧。」政委給他解釋說：「你沒有罪，都是蔣介石一個人的罪，你的這次功勞很大，要繼續下去，千萬不敢驕傲，功勞上邊加功勞。但這一次你有一點不很夠，也是你的錯誤，這就是不該私自脫離部隊，以後注意就是了。」六娃說：「你放心吧！政委，這會不說，往後走着瞧！」

在英雄們大塊肉、大盃酒的聚餐時，八連級槍英雄穆致和引起了一個笑話，並笑着圍坐在六娃對面的四班長說：「你從前爲啥總是不相信人家六娃，說人家不保險，那是怎弄的？」

一百多個英雄穆致和的眼部笑瞇瞇地看着四班長——他也是英雄——看他怎樣回答。四班長臉一紅，笑着看了六娃一眼把頭低下，又趕快抬起來說：

「大家不知道，我不管是誰，只要他是說八路軍不好，我就得和他幹到底。我對六娃沒認清，說人家革命不是真心，這是我的不對，是個誤會。我爲啥老是說人家不保險哩？是因爲我自己剛被解放過來以後，對八路軍不了解，光想鬧小差，整天睡覺。指導員找我談了一次話，說你是不是有心思？想鬧小差？我一聽糟了！叫人家知道了，我就

表現好，幹啥都是打衝鋒，那也是爲了開小差，好叫人不注意，後來經過別人談，指導員談，我想通了，也向大家坦白了。我看六娃和我自己以前差不多，以爲人家也是爲了開小差，加上他愛說怪話，我對他就更懷疑了，不管他怎樣好，反正不是個好傢伙！你們看我糟糕不糟糕？」他看了看大家，好像祈求別人似的：「六娃可不要記在心裏，你以後對我好批評，我保險接受，可不要說我是班長……。」

在場的人都哄堂大笑，六娃趕快站起來。他出世以來第一次被人這樣尊重，甚至團政委都給他斟酒，他也是第一次在這許多人面前說話，他脹紅着臉說：

「沒啥！沒啥！以前我就是不好，說怪話，睡大覺，想開小差，以後大家多給我批評，班長多指點着我……。」

這時，外面鑼鼓喧天，人聲噪雜，以爲是娶新娘婦呢！人們跑出去一看，原來是附近村莊數千老鄉担酒抬肉來向英雄們賀功了。

傷腦筋

吳象

成千成萬的工農兄弟！放下進攻的武器，
從賣國賊的欺騙壓制下解放了，
他們開始知道這是個什麼戰爭，
於是回轉頭，堅定地拿起從前放下的武器，
作為自覺的勇猛的人民戰士，
出現在愛國自衛戰爭的火線上！

一

飛機盤旋了兩圈，帶着馬達嗡嗡的巨響俯衝下來，斜過了四五度的兩翼，在陽光下閃着銀白耀眼的芒刺，示威似的顯露出天藍色的國民黨黨徽。人們的心都緊縮起來，更

粘繫了地面。

一片穀葉被碩壯的重鎗轄地垂着的穗子帶到了李品安的頸彎上，葉尖和濕潤的露珠使他感到難忍的奇癢。他惱怒地背過手來拂開，一面自己喃喃着，「噲噲噲，老某噲噲噲，丟個炸彈下來拉個吧，反正是傷腦筋沒有棺材，炸死總比活埋了強！」

……戰鬥是拂曉時結束的，一共有一百多俘虜，由團特派員徐力帶領着到離火線稍遠的臨時後方去，但他們在半路上遇見了飛機。

李品安的心便絕了，沒希望要變斷了；從來就個寇，現在又當了俘虜，「噲噲噲，傷筋！他家在河南西部，弟兄三人，老三在民國二十九年被抽了壯丁，三十一年的時候，也死了，保長逼着交款，細走了老大，後來放回來，還是交不起，逼的跳了井，娘就受罪了，沒辦法，把七畝水田賣了六畝。冬天，又抽壯丁，抽上他了，他一夜睡了一百三十里，躲到山裏親戚家去，保長把娘押到看守所不放，他只好還是回來當兵。一家大小七八口子，頂事的只有兩十五歲的煙兒，娘和老婆婆的死去活來，他還是被細子拴着送到師營區去了。去年秋天，他收到隔房叔叔打來的掛號信，說聯保主任拍了他老婆去做小，娘哭着跑去講理，被挨得吐了血，老婆吞鴉片自盡了，娘也氣瘋了……」

突然，李品安身子蜷曲了一下，手用勁抓着一把泥土……

『達達達……』

『達達達……』

機槍的連續低空掃射，使空氣發生了可怖的震盪，接着什麼地方傳出了受傷者尖利刺耳的呻吟。

「狗入的，你再兇也是馬後砲了，餘五已經被我們消滅光了！」爬在特派員旁邊的通訊員小侯憤憤地罵着，一個子彈亮晶晶到前面丈把遠的路上，他爬過去拾了，套在大姆指上。「特派員！喂！上面還有洋碼字哩！一定是美國貨，這麼粗傢伙！」小侯喜悅地叫着，又向回爬。尖瘦的臉被烏黑玲俐的大眼睛照得明亮起來，鼻子下面拖着不衛生的黃鼻涕。特派員做手勢制止他動，但是沒有效果。「你這個小鬼，想暴露目標了吧！」他責備着，但聲音裏却隱藏着讚許。

飛機終於向西飛了，漸漸遠去了，完全消逝了，人們都站起來，長長的舒了口氣。特派員跑到發出呻吟的地方，負傷的有兩個，都是俘虜。一個黃褲腿上紅了一大片，斜爬着在慘叫，另一個已經掙扎着坐起來，緊皱着眉頭抱着他被打傷了的右胳膊，血從肘邊透過衣服，一滴一滴地滴下來，特派員解下自己的綁腿，幫他們去裹紮傷處，從他熱誠然而吃力的工作中，可以看出他對這並不熟練，但他面部却有着動人的嚴肅。看的人越來越多了，圍成一圈並且彼此交換着驚訝的目光。俘虜們都穿着背後開叉的美式黃軍裝，有的質料很粗劣，有的外衣已經沒有，只穿着染有泥漿血污的襯衣短褲，有的還繫着地戴着圓頂硬沿的美式黃軍帽，背着背包或是包袱。李品安身材特別高大，他的光着的頭伸到了別人帽子的上邊，臉上滿是鬍鬚。

「大家都看見了嗎？你們被騙來打內戰，幸虧沒有打傷！現在蔣介石的飛機來把大家打傷了，難道飛機飛得這樣低，還看不見大家穿的是黃軍服嗎？」特派員把話頓住，用眼睛去掃每一個人。

俘虜們低下頭來，經過短短的沉重的沉有默，人悄悄地接話了。

「誰知道看請不清？上個月在湖北，也是飛機掃死了自己人！」

「看不清？見他娘的鬼吧！反正美國子彈不值錢，中國人也不值錢！」

「兄弟們！」特派員張開口，一雙雙眼睛便都凝視着他。他突然感到憐憫，悲哀與憤怒齊湧而來，他壓抑了一下，才繼續說：「誰要內戰？內戰爲了啥？八路軍不要內戰，我們是被蔣介石逼得沒法才還手的，當然你們也是被迫的，我們對你們沒有仇恨。只要放下武器，就是朋友，蔣介石把你們打傷了，八路軍負責把你們醫好！」他激昂地揮了揮手，接着喊道：「通訊員！」

他看見小侯在那邊拾彈壳，便自己走過去。所有的俘虜都轉過臉來，帶着深深的感激望着他，望着他質樸的布軍裝的背影，望着他快而穩的脚步，在成熟穀物的間隙過去了。

熱淚從李品安眼眶中不聽話地滾出來了，他怕人看見，連忙用粗大的手背偷偷的拭去。

「不要捨了，我寫個信，你快到。股長那裏去要兩付担架，有兩個俘虜掛彩了！」

「自己掛彩的同志還抬不完呢！去抬俘虜？」小侯懶洋洋地回答着，一面還在低頭拾，那些新奇的大彈壳吸引他的興趣。

「快去！不然流血過多，怕活不成了！」

「活不成就死嘛！這年頭好人都死了那麼多，死兩個俘虜有啥了不起！」

「同志！沒有人在和你玩笑，趕快走，耽誤了要你負責，國民黨軍的士兵都是窮人，是我們自己階級的弟兄，我們要同對自己同志一樣去教育他愛護他，你的態度是錯誤的！」

小侯驚愕地抬頭看了看特派員嚴厲的表情，不敢哼氣了，接着他的嘴噘了起來。

「給！就拿這去！送到後再到幸莊來找我！」特派員把蹺起腿靠在皮包上寫的字條遞給小侯，轉臉對向他走來的班長說：「帶着繼續走吧！間隔大一點，注意防空，我後邊就來！」說完又走到掛彩俘虜身旁，蹲下來溫和地安慰他們……

土路被來往運輸彈藥糧食的大車深深地壓了兩道印，像火車的鐵軌似的，俘虜們黃色的行列又開始緩緩地向前移動。護送的這個班槍上着刺刀，除長前面的三個人外，都走在行列的兩旁，不時警惕的巡邏着。

晚飯後，炊事員老閻刷淨了鍋碗，點了支煙吸起來，又遞了支給蹲在他近旁的李品安：『吸吧，叫你吸就吸，不要客氣，這是老百姓慰勞的，也沒有花錢！』

李品安推辭了一陣，終於收下了，他吸了口煙，問道：『隊長（俘虜對特派員的稱號）原來是什麼官？有連長大沒有？』

『有連長大沒有？』老閻賈弄地回答着：『比營長還要稍微大一點呢？要按階級說，最少是少校！』

『哦！傷腦筋，難怪上課講得那麼好，肚裏很有些文墨呢？不過，我這火熄了，再對一對，不過，傷腦筋，我怎麼看見他還自己洗衣服呢！』

『八路軍幹部吃苦耐勞嘛！』老閻興奮起來，打開了話匣子，說他生病住醫院團長如何親自來看他，如何送他紙烟雞蛋。但是，李品安聽得不很真切，他沉沒在回憶中了。這一天下午，他把僅有的二塊銀元捏在手心裏，乘隊長一個人在屋的時候，惴惴不安的，悄悄走了進去。他送給隊長，求他放他回家，隊長笑着拒絕了，反而告訴他如果真想回家，八路軍可以發路費。

『不用那麼是呀是的了，坐下來談吧，八路軍不跟國民黨那一套！』特派員笑着

說。

『是！』他又不由自主地拘攏地併攏了腳跟，惹得特派員禁不住聲笑出來，就這爽朗的笑，却打動了李品安；他當了四年兵，受了四年的侮辱和打罵，沒有個長官給他看過笑臉，他把積存下來的一萬多法幣縫到褲腿裏，被排長發現了，硬說偷的他的，揆了他五十軍棍，錢也沒收了去……老闆還只顧說自己的：『那樣的首長真是少見呀，不是我一個人說他好，營上連上的同志，誰提起來都伸大姆指，不過你是怎麼搞的呢？想什麼心事嗎？』

『我是啥想頭都沒有了，傷腦筋！我只想回家看看老娘！』

『隔着黃河那麼遠，你怎麼回去？國民黨打內仗要抓丁，你身強力壯的，還能逃得脫？我就就在八路軍幹吧，八路軍對當兵的厚！』

小侯走過來，滿臉不高興地，把肩上擱着的一堆白菜茄子一摔，都散到了地上，老闆趕緊去收拾，一面囑着：『輕點。輕點，當心摔壞！』

『摔壞活該不吃，也不知道給這些人吃這麼好幹嗎？都養得同肥豬似的，好跑回去，再拿槍來打我們！』

李品安臉緋紅了，老闆急忙說：『小侯你這不對！』

『不對也是這！你光在家做一做飯，你知道買菜多困難？這地方剛解放，老百姓對八路軍沒有認識，不像老根據地。總怕當兵的買東西不給錢！一開口就是沒有，特派員總

是說，錢超過了可以設法報銷，葉非買不可。人家腿都累得拉不開拴了，還是小侯快去小侯快去，好像世界上人都死完了，就只剩下個小侯！」

老閻知道他風一陣雨一陣的脾氣，嘴裏說完心裏也乾淨了，工作還是工作，但是如果逼他呢，就會越來越認真，於是說：「先把鼻涕擦了吧，你照照鏡子，嘴上快成有把的夜壺啦，小孩子生氣多傷身體。」

「事情逼着人生氣！」小侯用袖口擦去鼻涕，竭力做出大人的腔調，接着說：「後方就是嚙嚙，前方那有這些雜事？我已經提幾次意見要下連去，特派員總是說這裏沒有人，俘虜工作重要，又說主任怎麼說政委怎麼說，我氣急了就說：調我下連難說也行，不調我下連毛主席劉師長說也不行。」

「你真是厲害，不過如果硬不調呢？」

「硬不調」？小侯忽然發現老閻是在故意挑逗他，立即改變了口氣說：「那有啥法呢？當兵的還不是只好受壓迫嘛！」

一直在旁邊的李品安，似乎聽的很起勁。這時候他開口了：「你們八路軍不是官兵平等嗎？怎麼也壓迫當兵的呢？」

這回輪到小侯臉紅了。

「誰說是壓迫當兵的？我的意思是……是……」小侯支吾着焦急地找不到一句適當的話：「我們八路軍根本和你們不一樣嘛，根本就比你們好嘛！我的意見是……我方才

是講怪話，實際上只要意見正確，條件允許，上級就會採納的。你們當兵的能提意見嗎？」

「嗯！這好！還有嗎？」

「我們戰士都是自動參軍的」，小侯迅速地回答着，因為滿意自己的回答而泛着愉悅的光彩。

李品安吃驚了：「你真是自己願意來當兵的！」

「當然囉！我們村是左權縣參軍模範，去年初次大進軍，一次就有卅五個自動報名，那一個不是年青青的好小夥子，歡送大會上，穿着新軍裝，婦救會給戴上大紅花，村幹部給牽牲口，吹吹打打的可光榮哩！」

「你呢？」他轉臉去問老閻。

「我原來在閻錫山隊伍裏！去年上黨戰役過來的！」

「哦！原來你也是俘虜。」

「不能這樣說！」老閻嚴正地辯駁道：「八路軍是老百姓窮人的隊伍，到了八路軍，就像到了自己家，解放過來的！」

另一個俘虜從院子右邊屋裏走出來，啣着根紙烟頭對火。插嘴道：「劉德忠你們談啥呀！這麼熱鬧？」

李品安還沒有回答，小侯接着問道：「你不是叫李品安嗎？怎麼又叫劉德忠呢？」

「唉！說起來也傷腦筋，我原來本是叫李品安，今年開小差到信陽，被五五軍抓住了，二話沒有問就被拉到連上，這個連上的劉德忠開小差跑了，就把我報了劉德忠的名字，聽大家說，我已經是第四個劉德忠了。連上抓來更名字的差不多佔了一半，你看傷不傷腦筋！」

「真亂彈琴，蔣介石隊伍裏什麼鬼名堂都有！」忽然有人在背後插了一句，大家扭臉一看，原來是在門上放哨的民兵不知什麼時候跑來了。

「你怎麼連軍裝都沒有？」李品安問他。

「我是民兵嘛！民兵是不脫離生產的，你不懂啥叫不脫離生產？我說給你們吧……」這個民兵演說起來，似乎不是對着四個人而是對着四百個人，那麼緊張地自信地把手擺來擺去。

一個新的天地在李品安面前展開，而且用如此繽紛的色彩把他怔住了，他想抓住其中的什麼，但是不能。他不知從什麼時候，嘴巴便張開在那裏。他發出了讚嘆：「唉！傷腦筋，難怪你們打勝仗，有這麼多民兵老百姓帮着，一個頂好幾個嘛！」

老闆忽然說：「喂！醒一醒吧，快拖到嘴裏，太不衛生了。」

小侯不服氣地回答着：「你說我不衛生，我還有點不衛生的本事哩！你看！」他把手在鼻子上捏一捏，表演魔術似的把黃鼻涕擤的很遠，恰巧特派員從那邊過來，不偏不斜的帽子上挨了一下。

李品安非常耽心，眉頭都繃了起來，但是很出人意料之外，特派員擦去帽子上的鼻涕，却高興的笑着追過來：『你這個小鬼，我揍死你！』小侯深知在這種場合下所可以有的放肆，跑開了，並且裝着鬼臉威脅着：『你敢來？你來再給你一傢伙！』

『哈……哈……哈哈……』『哈……哈……』

三

八路軍是革命的大家庭，但是有些在這裏生活了很久的人，習慣了親密和睦的相互關係和氣氛，漸漸磨鈍驚喜的幸福的感覺，似乎反倒不如從外面才來的，更能強烈的感受這一切可貴的價值。

李品安到×連只有一星期，但是從四周擁來的溫暖已經深深地把他吸引住了，他仍然想家，但是如果真的走了呢，怕倒有點捨不得吧，他仍然喜歡說：『傷腦筋』這句話，但是說的時候，不是皺着眉頭，却常常現着質樸善良的微笑，生活不再對他愁苦，而開始是光明和快樂的了。

和他一起到這個連的有二十四個，小侯也調來了，而且和他編在一個班——七班。這班還有個新來的，叫程康，這一天是休息，李品安在屋子裏，把伙伴們送他的襪衣鞋子手巾和肥皂包好取出針綫。坐下來把八路軍的臂章和胸章縫到剛洗淨的軍裝上去，軍

裝還是黃的，只是新蓋了一頂灰軍帽。他安靜的縫着，喜悅悄悄地在心上沁開，爬到他的臉上。他換過許多次臂章胸章，但都沒有像這一次這樣使他感到一種無形的堅固聯繫，雖然這聯繫在他心中是那樣虛弱的，還沒有完全明確。他是該厚的農民，他從前呼『蔣主席』變到『蔣介石』，再變到『賣國賊』，頗經過一些不安和躊躇。班長和他深談過，問他：『爲什麼你象是這樣猶豫？』他皺着眉頭說：『這不是命？』該着了誰也逃不脫！傷腦筋！有的人生來就是悲慘的，有的人生來就要抬轎。

他還是說：『我知道蔣介石壞蛋，不過我的命也不好』。現在，他已經縫完了，他穿上衣，在極愉快的心情之中走了出去。

七班的黨員在村邊僻靜的場上開小組會，五個人圍着草桌，很肅靜很認真。

小侯認爲程康雖然可疑，李品安却不會有什麼問題。他提出了兩個材料，一個是昨天他們一同到團部領慰勞品，路上他想摘老鄉的棗吃，被李品安制止了。另一個是今天早晨他們給房東担水，老太太一高興就和大家拉起話來，她不知他是才來的，以爲黃軍裝是勝利品，勸他不要穿這漢奸衣服，把中央軍也臭罵了一頓——

『你看！一看就不順眼』一邊邊開這麼個叉，活像鬼鬼張着口。還好意思叫做美式呢，老蔣真該死呀，坑國家！害民家，肥自家，把中國賣完，把隊伍都賣給美國人當孫子啦！』小侯模倣着老太太的口氣，說得高興了起來。

副班長不耐煩地斜着眼睛，打斷了他：『簡單點！這裏是討論問題，不用那麼囉囉

喋喋的！」

「是的呀！問題就出來了，我見他臉比鷄冠子還紅，怕他生氣，他却對我說：『這邊老百姓對老蔣仇氣多大呀！誰再替老蔣當兵和老百姓作對真不是人！』」

「不過爲什麼開會他總是不發言呢？我問他，他還說八路軍這事咱鬧不清，咱不敢亂說！這不是怕暴露嗎？」

「你這人，你是一參加八路軍就會發言的嗎？」小侯很氣憤了。

「警惕性提高些總沒錯！」副班長堅持最初的意見，皺皺扭扭的繃，面孔說：「準備不好出岔子大家都負起責任，」他頓住話，環顧了大家一眼，是見這時嚴重起來，他接着說：「今晚上……」

「嚇唬了一下，他停住了。」

李品安走過來，叫着：「小侯！小侯！找你半天，傷腦筋！」小侯愣了一下，沒有答話，似乎在等他走開。

李品安冒冒失失地闖過來，看見大家忽然都不呼氣了，感到很奇怪，搭訕着說：「噢！你們都在這裏！」

沒有人回答他，副班長斜着眼睛，那陰冷逼人的目光使他打了個寒噤。

「爲什麼都變成這樣了呢？真傷腦筋！」李品安傻頭上被澆了一盆冷水，懊喪地急急走向村外，「傷腦筋，今天碰上掃帚星了吧！」

他聽到背後有腳步聲，回頭一看，是程康。

程康狹長臉上掛着狡黠的微笑，詭秘的說：『碰釘子了吧！』

『碰什麼釘子？』李品安滿肚子是氣，火星直冒。

『什麼釘子？』程康冷冷的反問着：『別在我面前裝蒜吧？人家共產黨開會商量怎樣監視你，你還不知趣的去問人家！』

『什麼？傷腦筋的傢伙，你怎麼知道的？』

『你不用管我怎麼知道的，先說你自己怎麼辦吧！』程康看見劉得忠在發愣，又逼了一句：『跑不跑？』

『你這人真傷腦筋，那時候收容所發路費讓你走不走，現在還跑啥？』

『傻的！八路軍哄你的，那些拿路費走的，都給八路軍在半路上活埋了。再說，空手跑回去不好交待，現在有槍了！』

『我不跑！反正是回不了家，當中央軍挨打受氣，不如當個八路軍痛快！』

『痛快！別那麼死心眼吧！共產黨先甜後辣，別以為人家是真相信的，打仗的時候，就會給你厲害看，我已經得到消息，第三師從考城過來，已經到白茅集，跟着我帶槍過去，我保你常排長。』

『我……』

『不要遲疑了，男子漢大丈夫，說幹就幹，連上已經有十幾個都要跟我走，晚上十』

一點動手走……」

「我不……」李品安忽然堅決了起來：「以前不知道，糊裏糊塗跟着打八路軍，腦筋傷極了，現在知道八路軍這樣好，我還能再打八路軍嗎？國民黨把我弄的家破人亡，我不幹這……」

程康氣得瞪圓了眼，打斷了他的話說：「你不跑？媽的禍辰！弄種！你不並不行，已經告訴你了，你不走，我去報告你，說你組織搆槍逃跑，看你活成活不成！」

「班長來了，小心你的嘴，亂說一句要你的腦袋！」程康手指在他的臉上狠狠的點了一下，匆匆從小路上溜走了。

李品安像小鷄似的目瞪口呆的立着。班長走過來了，滿臉堆着笑。

「你在這裏？衣服洗過了沒？停停要會餐，不要走遠了。」班長拉着他在樹蔭下一個石凳上坐下，兩隻鷄在跑來跑去地尋覓食物。

「你有什麼事不高興吧！」班長端詳着他的臉，親切的問道李品安心裏撲通撲通的跳着：「糟了，班長一定什麼都知道了。」他吞吞吐吐的說：「不！有點傷腦筋！」

「什麼事情傷腦筋，可以同我說說呀？」

「不是，是腦袋有點痛！」

「不對！我看得出的，你一定有什麼問題？」班長親切的笑着說：「我看出來了的，付班長到你態度不好，你新來又不敢提意見，是不是？其實付班長這個人呀！怎麼

說好呢，你看長了就可以摸到他的脾氣，他實在是個好同志呀！」

『不！』李品安搖着頭，暗暗喜歡地舒了口氣，他心裏的石頭放下了。他望着班長和善的笑臉，突然開口問道：『方才開會你怎麼沒有在？』

『開什麼會？』『在那個場上』李品安用手指着說：『一班長、小侯，他們都在哪』？

『哦！那是黨的小組會，我不是黨員嘛！』

『班長還不是黨員？』

『我也壞了張的，不是政治處沒有批准。因為我過去也在國民黨那邊，去年平遠戰役才解放過來，不過這也沒有差，主要還因為……我索性都告訴你吧，我犯了回錯誤！』班長臉上羞赧的笑，爲一種坦率的流露舒展，完全開朗了，兄弟般的信賴深深感動了。李品安：『噢！噢！』他的呼吸緊張急促起來。

『那是我來過不久的事情，有個壞傢伙，是那邊過來的，組織我拖着逃跑，我不願意，他威脅我，說不跑就去報告我，說是我組織的，我才來不久，不知道八路軍的規矩，怕他真反咬我，只好跟着他跑，但是我沒有帶槍，還有三個，也是受他利用的，我們一共五個，分二路半夜跑，剛跑過兩個村，就被打電話叫前邊部隊捉了回來，我以爲這回一定槍斃，結果問清楚我是受利用的，只開了個會讓我坦白了坦白，就寬大了。後來把我調到這團連，上級對我這樣好，我還能不知道報答？但是上級不但不記我壞處，

看我作戰勇敢，能做模範，又把我提起來當副班長，班長。所以，我說……：……：哦！你怎啦？！

『我……：……：我頭痛』！李品安臉色蒼白嘴唇發抖，側倒在班長身上。

四

朦朧曙色的半明半暗之中，村東一條高約兩米遠的土後邊，許多黑影在動——挖工事。

蔣軍編系第三師侵入解放區的腹地了，沿路節節阻擊的只有些小部隊，狂妄的蔣軍軍官於是認為八路軍不堪一擊，得意洋洋地向我後撤主力佈置好的袋形陣地鑽進來。

×連長所屬的那個營黑夜攻佔了這村，把蔣軍割裂，以便將其整個殲滅。

天漸漸亮透，人也更清醒和有精神，小侯擲出一鏟土，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說：『傷腦筋！你說！程康那次怎樣說的？』李品安正想回答——

『轟……：轟……：』！

『轟……：轟……：』！敵人的炮開始轟過來了，隨着震撼一切的巨響，陣地前邊不遠的野地上冒起灰黃的塵土，一股粗黑兇猛的濃烟升上來，刺鼻的火藥氣味散向四處。

砲越轟越猛越近。砲彈出口了！在飛掠上空時發着尖利的撕裂空氣似的嘯叫，人們

都不禁把心弦拉緊一下，等待那幾秒鐘後震耳欲聾的巨響。

『又出來了！快爬下』！一個戰士似乎有些驚慌。

『喊什麼！敵人才放了個屁，你就沉不住氣啦』！副班長臉色鐵青，嚴厲的吼着。砲仍然不斷地轟來，士坎有了許多不整齊的起伏的缺口。

戰士們都知道這是美國的榴彈砲，而這激怒了他們。對於卑鄙無恥敵人之無比的憎恨沉重地壓着這一帶的空氣，所有的人只想着一件事——『消滅敵人』！

『轟……轟……』！班長的工事前中了一砲，土地整個掀翻過來，把他完全埋住了，揚起的塵土和彈片烟霧混成一團，什麼也看不清了。李品安把他挖起來時，他泥臉上只露着鼻頭和眼睛，楞楞地似乎耳朵也被震聾。他第一句話就說：『拿鐵夾，趕快再挖』！

忽然團長在最前線出現了。他的出現在緊急的情況中帶來了鎮靜。緊接着他的連長胳膊上繫着綳帶，他已經負過兩次輕傷了。

『不行的，敵人一個團在北邊快被消滅了，他一定會死命爭奪這裏，快去增援，一切準備要從最惡劣的情況出發，我們已經吃過不好做工事的虧了』！團長向連長吩咐着，從戰士右邊轉到另一單位去。

李品安從心底叫起來：『這樣的官長怎麼不會打勝仗呀』！戰士們又開始挖動起來，把散兵坑加深，並且連貫起來，每人緊蹙的臉上，汗珠粘

住了聲。

『多打泡，少挨砲！』那邊傳過來指導員的聲音。

『對！多打泡，少挨砲！』許多聲音回答着。

敵人要進攻了，所有的重武器一齊開火，槍砲的響騰蓋住了一切。漸漸敵人向前運動了，越跑越近了，美國圓頂的黃軍帽軍裝都看得很清楚。

『機槍架好，手榴彈準備好，聽我口令！』連長吼叫着，自己帶着四個手榴彈。敵人快到一百米遠了，敵人衝到跟前了。

『開火！』兩側的機槍應聲瘋狂地叫起來，敵人紛紛的倒下去！

『衝呀！喂我來！』連長又吼叫着，跑出土坎擲出了他的手榴彈。

『衝呀！殺……！』震天動地的喊聲洶湧前去，手榴彈暴雨似的擲向敵人。正面的敵人退下去了，到坎堆附近才停住，但是右側的敵人都乘這一陣攻到面前來了！

一個手榴彈飛進了李品安的掩體，在他旁邊的付班長，搶上一步拿到手裏，乘它柄口還刺刺冒煙的時候，又擲了回去。李品安感激地看了他一眼，還沒有來得說一句話，又一顆手榴彈飛了進來，他也機敏的擲了回去。眼着那個擲彈者挨了炸。

許多手榴彈扔進工事，又都被扔了回去，小侯的腿被炸傷了，但他擲回的手榴彈却炸死六個敵人。

付班長又拾起一顆正在冒煙的手榴彈，還沒有擲回去，便在他手上爆炸了，『轟！

「他倒了下來！手上袖上滿染着血。李品安去扶他，他掙扎着站起來說：『沒有啥，虧得拾了起來，要不，不炸死也要炸翻肚腸！』」

敵人偷進到扔手榴彈的距離，動作反而遲慢長縮起來，被我們機敏的手榴彈一回聲，丟下許多尸首彩號，狼狽的退回去了。

連長因爲好幾個彩號都不肯下火線，急得發了脾氣。

但是小侯堅持着說：「腿壞了，手還能摔手榴彈嘛？腿壞了，手還能摔手榴彈哩！」

付班長被硬抬上了担架，還在嚷叫：「敵人還要來攻，我們任務還沒有完成呀！我要等任務完成再下去！」

三架飛機嗡嗡地飛過來，戰士都抬頭看着，罵着。

「不要管飛機，飛機解決不了戰鬥，注意地上的敵人！」指導員喊叫着。

果然槍砲聲一下又突然都爆發了，坟堆那邊，敵人又在衝過來，一個軍官用指揮刀砍倒了一個士兵，又一揮一揮的逼趕着其餘的士兵衝鋒，兇狠的吆喝着。

「打那個傢伙！就是那個戴金帽徽，拿指揮刀的！」班長叫着。

「大家隱蔽好，看我的！」李品安端着槍站起來，又加着說：「叫他傷傷腦筋吧，我在那邊學好的槍法，這一下可用到地方啦！」

「拍！」軍官倒了，敵人亂起來，有的回後跑了。

『拍！拍！拍！……』應聲又倒了五個，敵人更混亂起來，都向回跑了。

『同志們！衝上去追呀！』連長叫着，第一個跑出了戰壕。戰士一窩蜂似的湧了出去。李品安大聲叫着：『我和他們有仇，讓我去和他們拚！』他跑到最前面，趕上兩個抱輕機槍的敵人，一把抓住了他的衣服，那傢伙扭頭一看，叫着：『自己人！自己人！』

『誰他媽的同伴是自己人？』李品安奪過了機槍，一脚就把他蹬倒了。

那邊一個戰士在趕三個敵人，這戰士一面追一面叫着：『八路軍優待俘虜，繳槍沒有事！』敵人不回聲，拚命往地裏鑽，穀子沙沙的響着李品安趕到了，也學着叫：『八路軍優待俘虜！』

他看見沒有效力，便生氣的罵起來：『真傷腦筋，怎麼你跑得脫嘛？四邊都有人，好像優待是騙你的，你看看，我還不是七十四旅才過來的。』

穀子中間露出兩個頭，望了望李品安的黄軍裝，接着，三支大蓋槍扔了出來。戰鬥正是最激烈的時候。

『繳槍不殺！八路軍優待俘虜！』

『衝進村去消滅敵人呀！』

到處是喊殺聲，到處是手榴彈爆炸，悲壯的顫動的衝鋒號，又劃破了一切聲響，嚴厲的在受傷的大地上迴旋……

醫生打完強心針之後，班長似乎清醒過來。他躺在担架上，上衣和褲腰都被血粘結住了，那些凝固了的血塊，黑紫紫地非常觸目，陽光從樹葉的間隙中撒下斑駁的搖動的碎點，照着他黃臘色的臉。

特派員，在這次戰役中擔任了救護站負責人。他看着班長眼睛慢慢又睜開了，便彎下腰去安慰他說：『大楊湖那個團和師部已經消滅，師長已經捉住，我們正在追擊』。方才李品安所說的班長負傷奪了兩挺機槍的故事，使他對這垂危的傷員引起尊敬和痛心的惋惜。

班長茫然失神的望了望圍着他的人，似乎聽懂又似乎沒有聽懂。

李品安噙着淚，滿是鬍鬚的臉整個緊緊的皺着，他懇求地喊着：『班長！班長！說話呀！』

班長仍然是茫然的失神的望着大家。人們都默默的浸在隆重的悲哀中了。

忽然，班長發出了痛苦的尖叫，臉扭歪了。他張開口，斷續的說：『我……：……填了入黨志願書……：我死了……：請批准了……：合作社……：有三千塊錢……：交……：交黨費……：』他最後用盡了力氣，再也說不下去了。

特派員眼裏湧出模糊的淚水，他竭力忍住，激動地湊近担架，大聲分明的說：『好同志！你放心！總支委員會討論過你的問題，我現在就代表黨，通知批准你做共產黨員

班長苦笑了一下，又昏迷過去。

「班長！班長！」李品安跑下來，撲到班長身上，用力搖着，似乎要把他從死神手裏奪回來。一種他從來沒經驗過的偉大的感情橫溢着他的胸臆，而且膨脹起來，膨脹起來，使他忘去幾天來的疲乏，困苦和艱險，使他生長出新的力量，新的勇氣，新的鬥爭的渴望。

班長掙扎着睜開眼，死死地盯着他親愛的戰友，迸出了幾個字：「好好爲革命……」

「我一定，班長！傷腦筋！」李品安回答着，語句被奔湧的感情所阻礙，熱淚順着兩頰搖落下來。他雖然說不出，但是他完全可以感覺到，人民事業的崇高與艱難何在，人民戰士的品質與精神何在，於是他繼續莊嚴地宣誓：「我一定爲革命鬥爭到底！」

他站起來，眼裏放出堅定自信的光，滿是鬍鬚的臉上晶瑩的明潔地，掛着光輝的英雄的淚珠。

傷員轉運站風景線

曹展方、張鳳翔、趙萬堂、張佳、朱升

一碗豆牙

鏖戰役開始的第三天，爲了傷員轉運的方便，後勤指揮部命令在東溝村添設一個傷員轉運站。

這消息很快傳遍了周圍各村，第二天一大早，院裏就擠滿了送慰勞品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的手裏掂着鷄，有的籃裏裝着雞蛋、白麵、紙煙、芝麻糖、金針、粉條……

一個老太太，手裏端着滿滿一大碗豆牙，撥開衆人，走到收慰勞品的人跟前，哆哆嗦嗦說：「同志！你不知道，去年我喂了五隻大草鷄，可是下了不少蛋，狗日的胡擲隊來到集上，到鄉裏來抓鷄，鷄、雞蛋都給拿走了，連根鷄毛也沒給留下。」

她說着不斷的蹣跚着地下，捆着的一堆鷄和籬籠裏的雞蛋，又把手裏的碗往高處舉了二

舉，接着說：

「同志！這是俺媳婦怕我吃不動別的菜。給我長的豆芽，你看，肥喃喃的多嫩！連我都咬的動，你說彩號同志能吃不？」

「老太太！你這麼大年紀啦，咬不動別的菜，還是拿回去自己吃吧！」

「同志，你要不收下，就是嫌我這東西不好，……………」

「不是，老太太！我是說這裏彩號同志吃的東西不少……………」

「不管別人多少，這是我的一點點心。」

勝利品

大半天啦，沒來一個彩號，可是一切準備工作都不能停頓；下麵的湯，總得經常滾着，鷄湯和拌麵的作料總得溫着。婦女們誰也沒有分配誰，也總是輪流着到門口向着東山坡張望。

突然，一個婦女從大門口慌慌張張的跑了進來，嚷着：「快下麵，彩號來了。」整個站上都動起來了，担架隊整理担架鋪草，墊被子；婦女們更忙，下麵的下麵，打雞蛋的打雞蛋……………」

又一個婦女嚷着：「進村了，眼看就到。」

一個婦女端着澆上了鷄湯的細麵條，走到門口，許多人也跟着走了出來。担架到了跟前，上邊直挺挺躺着一口豬。

端麵的婦女說了聲：『敗興！』扭頭往回走。

担架上一個人，放下了担架，擦了一把汗，向像是歡迎他們的人們說：

『這有什麼可敗興的？咱們的軍隊一個帶彩的也沒有就打進了鐘山。』又指着担架上的豬說：『這就是勝利品……』

『勝利品？』周圍的人都互相看着。

『可不是勝利品，』担架上另一個人說：『隊伍上同志說：前邊沒有工夫吃牠，反正也沒有彩號，你們抬上送到醫院叫休養的彩號同志們吃去吧！』

歇了一下，他又補充說：『勝利品可多啦，等會兒就有二三十個戴大蓋兒帽的「勝利器」過來了，等着瞧吧！』

婦聯主席

有七個輕彩號同志，醫生說可以暫時不送醫院，好騰出担架儘先送較重的彩號。於是大家又忙起來：整理舖章，蓋被子，攏火；婦女們更忙，重新又端來了鷄湯麵條說：『同志，再喝點吧！天冷，喝點暖和。』

正在這個時候，聽見有一個婦女的聲音：

「叫咱主席說個快板吧！」

「對，歡迎主席說個快板！」許多聲音附和着。

從人羣裏走出一個三十多歲的婦女，她便是東溝村的婦聯主席，她叫劉月環。把手裏端的麵碗交給另一婦女，就用滿口的林縣話說了起來：

「叫我說，我就說，八路軍真不錯。說他好他真好，穿兵衣戴兵帽，沒破鞋洋襪嘞（註），灰軍裝一色嘞，盒咯就在腰掖嘞，五響廣槍手挪嘞。十三太保無煙鋼，八路軍有的是機關槍，八個騾拉的大鋼砲，手榴彈也有十八缸。蔣介石美國反動派，狗日哩二個個錯種（註）哩傷（註），機槍大砲一齊響，吓的老蔣屙了一褲襠。美國給老蔣擦擦屎，一槍叫他見閻王。」

她笑了，大家笑了，彩號同志也笑了。

註一：「嘞」林縣口語中凡名詞後邊的「子」，動詞後邊的「着」都讀作「嘞」。

註二：「錯種」是雜種之意。

註三：「傷」作「狠」、「厲害」講。

不是神仙

夜間從前邊下來了幾付担架，換了担架以後，他們就到預備好了的房子裏休息。在這裏發生了一場關於神仙爭論。

『用石頭把那一道小河墊起來，提着燈籠整整照了一夜，讓咱們抬着彩號安安穩穩通過的那個白鬍老漢，一定是個神仙。』

『那裏有什麼神仙？冬學你就白上啦。』

『可也說不定，沒見唱戲？好人一遭難，就有神仙搭救。過河咱們淌水倒不怕，彩號同志多不舒服。蔣介石作惡，八路軍打狗日的，這路不好走，自然有山神土地的來搭救。』說這話的是個四十多歲的老漢。

第一個說是神仙的，更找到了有力的根據似的說：『要不是神仙咱們問他姓啥叫啥，他為啥光是笑一笑不啣一聲呢？』

『反正不是神仙！』幾個人都想駁他，可是找不到什麼理由。

原來從前方到轉運站要過一道河，頭兩天結着冰，沒事，這兩天天暖，加上走的人多，冰破了露出了水。担架們來回都要淌十幾步的水，特別是到了夜間，更難走，擱的彩號創口疼。這一天不知道是那裏的一個老漢，從河灘裏把石頭一塊一塊的搬來，把路

贊起來，自己又提上一個紙糊的燈籠，澈底的在照着担架通過。担架隊的人都在傳說着，甚至有人揣度說是神仙。

他們的爭論被中隊長聽見了，笑嘻嘻的向他們擺了擺手說：『不是神仙，世界上那有什麼神仙！那老漢是敵區老百姓，受透了蔣軍的苦，看見咱八路來解救他們，當然要這樣來感謝咱八路軍了。他不說姓名是怕傳開，敵人知道了他要被害。』

『可不就是，人家離敵人才這麼近——』衆人說。

『可是，』中隊長接着說：『雖然不是神仙，咱八路軍到那裏都有老百姓擁護，比神仙還厲害哪。』

3000